

念紀年週五世逝理總

三之書叢傳宣

閣

關

日二十月三年九十

黨民國國中

會員委理整務黨省蘇江

印編部傳宣

573.07  
484.6



# 閻閣目錄

- 一。蔣主席對於閻錫山元電之談話
- 二。胡譚王三院長規閻錫山電
- 三。吳稚暉致趙戴文電
- 四。何應欽致趙戴文電
- 五。譚胡王三院長規閻錫山電
- 六。吳稚暉糾正閻電之重要報告
- 七。胡漢民對於閻錫山最近對黨務國事的意見
- 八。何應欽糾正閻電之重要報告
- 九。蔣主席致閻錫山電
- 十。孫科糾正閻錫山之重要報告
- 十一。吳稚暉再致趙戴文電

目錄

目錄

- 十二。胡王譚三院長再箴閻錫山電
- 十三。蔣主席最後忠告閻錫山電
- 十四。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 十五。本會糾正閻錫山電
- 十六。本會再規閻錫山電
- 十七。吳稚暉再箴閻錫山電
- 十八。三院長再箴閻錫山電

附錄

國府五院長告全國軍人書

總司令告軍人書

中央宣傳部告同胞書

封建軍閥決無倖存之理

# 蔣主席對於閻錫山元電之重要談話

革命乃義務責任而非權利

不必言禮讓亦無所謂爭奪

惟有努力奮鬥爲黨國除奸

吾人置身革命、其目的爲挽救民族危亡、解除人民痛苦、蓋革命者天職在爲人謀幸福而不在爲己求利益、故革命乃吾人義務、亦即吾人責任、而非吾人權利、權利可以犧牲、而義務不能放棄、責任不能推諉、所謂禮讓、祇能語於權利而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吾人革命既非爲個人之權利、自不必言禮讓、亦無所謂爭奪吾人在爲革命而奮鬥之中、惟有不投機、不取巧、不偷安、不畏難自全、故祇知完成革命義務、竭盡革命責任、禮讓固爲美德、但不能以禮讓爲名、輕棄黨國重任、喪失革命地位、更不可以名爲讓而實爲獎、自民元以來、以

關 閣

一



至十九年之今日、國家禍亂相尋、人民痛苦憔悴、革命所以不能完成者、重病即在於推諉自全而無人負責、不然、中國國民革命早已完成、尙有何待于吾人之負責犧牲也余自追隨總理、獻身革命以來、無日無時不惴惴焉懼恐余之義務與責任未克竭盡、有負余革命之天職、故無日無時不殫精竭力、以盡余應盡之義務、行余應負之責任、自北伐完成以後、深幸國家統一將告成功、民族獨立、將次實現、而吾人革命之義務與責任亦將完成於萬一、故主張實施編遣、以謀統一、滿擬俟編遣完竣、即行引退、以期得卸仔肩、暫事休息、不幸自去春桂系軍閥叛變以來、反動軍閥相繼叛變、致黨國基礎日在於風雨飄搖之中、全國人民日呈呻吟憔悴之狀、而革命巨業亦將功敗垂成、如此時言退、在余個人得卸艱難困苦之巨任、固爲得計、其如黨國之生存何、其如革命之前途何、故余在困難萬狀之中、不顧成敗利鈍、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決心爲黨國除奸、以盡余革命之義務與責任、幸賴

總理之威靈、將士之努力、叛逆軍閥次第救平、革命事業得以不墜、惟值此反動勢力尙未肅清黨國基礎尙未鞏固之時、吾人之革命義務與責任尙不能絲毫推諉、且吾人既受黨國之重任、故用舍進退、不能不以黨國之命令爲依歸、決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議、以變更決議、違犯法令、中正矢志革命、頭可斷、骨可碎、而對於黨國決不敢違反黨治精神、越出革命範圍之外、隨波逐浪、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以自沾其革命歷史之污點、故余認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鬥之日、決非高蹈遠引之時、余此後仍當本革命精神、繼續爲黨國負責、個人之權利地位固不在余之心目中、即個人之生死亦早置之度外、余之所知者、惟在盡余之責任與義務耳、是非曲直、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任何誣衊、任何威勢、均不足搖動余革命之決心也、(二月十五日)

## 胡譚王三院長規閣錫山電

國有綱維黨有紀律

關 閣

三

個人進退絕無自由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密、頃讀致介公元(十三)電、維誦之餘、彌深感慨、介公受命於黨、膺此艱巨、屢請息肩、迄未邀准、比以國內多故、遂亦盡瘁弗辭、蓋國有綱維、黨有黨律、個人進退、絕無自由、而先生未得黨國之許可、遽欲挾介公以俱去、經經之愚、竊謂未可、以先生亦歷受中央重託、宣誓就職、墨藩未乾、進退之間、亦宜審度、吾儕言動、似應上顧黨國紀綱、下爲部屬模楷、假使先生之部屬亦以先生所不謀於中央者不謀於先生。如先所要脅介公者要脅先生之左右、則赫然震怒、其何能免、此請三思以出之者一、若謂戡亂不如止亂、洵屬名言、然止亂猶不如無亂、中央頻年不得已而舉討伐之師、國內叛亂次第盪平、方將努力建設、開始訓政、不圖先生獨見其微、既非杞人之憂、又異無病之呻、復恍迷離、無從索解、直令厭亂者驚疑、好亂者色喜、是曰止亂、何異造亂、此請三思出之者

二、即曰戡不如止、自桂系以至唐生智等、其初中央可嘗不本止亂苦心、持以寬大、及其止無可止、乃不得不戡所必戡、若必曲護作亂以咎戡亂之中央、則先生風陵渡之出師、鄭州之命駕、又將何以自解、此請三思出之者三、弟等服務黨國、於茲有年、智不如人、義無可默、計及大局、不殫煩言、務希眷念、總理所示之規範、先烈經營之不易、爲黨爲國、深察熟籌、敬貢所懷、竚候明示、弟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叩刪（二月十五日）

## 吳稚暉致趙戴文電

閩之主張近於滑稽

期期以爲不可者三

太原趙次隴先生道鑒、密、侵（十二）日復示敬悉、仁言利溥、欽佩良深、並聞寒（十四）日公電介公、有挽回可能之說、尤亟喜躍、讀百公近發各電、竊期期以事不可者三、

關 閩

五

(一)此時軍事甫定、如百公主討之巨逆、中央已絕不問其所在、而一時無心迷罔之叛軍又逾格冀其悔悟、凡此皆欲力求息兵、以蘇民困、乃五院長和平統一之宣言方布、而百公武力統一之責備又來、不知所謂武力果何所指、鄭人相驚以伯有、道路相聚而耳語、皆曰閻百川又有問題、此皆百公青天一雷之所致、蓋凡干戈之將作、必先有文字之求直、惟無名正言順之理由、不過窮詆醜罵、斥人下野、其詞拙、而冷嘲逆諷、請人下野、其詞巧、分所如是而已、人人共以爲通電在前、即陳師繼之、故海內又皇皇也、百公必曰是誠何心、我非蚩蚩者、誰則喻之、是舉我輩在北方窮思極想之和平、百公以一電斷送之、以論此後亂事之罪魁百公將意外居之矣、此一不可也、

(二)如其所舉策劃誠足已亂、如古之戲言男女已賦淫具、必有淫行、今中央尙有武備、難免武力、思患預防、無故下野、甚且自殺、以避嫌疑、黨國則付諸理想之人物、猶可說也、而百公乃曰種種糾紛

、由於三大異議、救濟之法、宜合三屆執監、我故曰百公之志則大矣、百公之號則不可、三大之所以有異議爲其選舉時有一部分指派也指派者承之第一屆總理之成法、繼於第二屆猶沿之舊例、此而尙有異議、而百公忽不加思索、又欲憑空付整個黨國於三屆執監、則將沿何成例、據何黨章、三大遵援舊例、從事救濟、尙爲罪證、百公但憑資格、全部指定、豈非將成魔王乎、夫以總理親定之執監、汪精衛先生等忽加以罪狀、又以第二屆慎選之執監鄒海濱先生等又詬其違法、執監之痛史、可得爲百公一言、當三大未開以前、所謂執監者、一日偶集湯山、有人曰總理指派爲防腐也、二屆指派爲親共也、今剛反共、宜防雕字之進共派混入、故選舉太完備、黨必破碎、欲黨之完全、選舉且因可襲、李德隣先生監委也、首先熱贊、乃會成而有異議者、又首爲李先生、然則所謂三屆執監者、已隨個人之喜怒爲是非、百公不提議託付整個黨國於全體黨員、而偏重於是非各執之執監、不付於

黨員合法選出之執監、而念及於故家喬木近乎封建資格之執監、此已怪誕不經、即類乎百公之提議者、已有特別委員會之試驗、汪張乃狂言爲非法、曾起全武行激成廣州之大燒殺、痛定思痛、百公其願試驗耶、此二不可也、

(三)弟更讓一步而獻言、卽或三屆執監實可付托、就百公之志、以下武力定義、百公今欲自劾下野、不論遙遠、卽論最近、大約爲監視煥公、擊潰孟瀟、近乎相信武力、故深自懺悔、於是邀介公下野、亦爲其屢平叛亂、勞師糜餉、似恃武力、故同爲懺悔、然俗語所謂相打動手與還手同爲有罪、且判輕重、試以過去亂史言、世所謂桂系、弟最初決信其不叛、卽中央移防未動、胡陶已發迎頭痛擊之電、弟仍恕其無知、迨健生季寬急攻廣州、幾陷堅城、既令我啞口無言、汪張親加桂系軍閥之號、使之不利於衆口、致吳稚暉亦最比共之傷、令乃黃李又與汪張聯合、比之變幻姑不談、終之汪張黃李直至於孫劉宋唐

、皆屬盤辯動手、而中央則屬握拳還動手乃彰彰於耳目、此之是非亦不談、罪之輕重亦不判、還手之百公與介公已斷定好用武力非下野不可矣、則動手之汪張黃李以及通電贊成舉兵之徒、又如先生之親厚百公、弟等之接近桂系、而又委蛇南京、若皆加以助用武力之嫌疑罪必無絲毫枉屈、同應去國、無復討論、故百公二次購票出洋、昔則僅僭煥公、今將僅僭介公、曾未大批代爲預定艙位、是缺點也、假使大批出洋而去、三屆執監將留幾人、可以成會、必將更邀薄儀曹錕段祺瑞吳佩孚湊數、變成國事付諸國老、不可矣、弟非敢過事滑稽、因百公所提議之內容、精細研究、實有此滑稽、決不如其表面之冠冕堂皇也、故敢不避大不敬之嫌以爲此三不可也、

終之、此皆口舌之爭、太近毛細、弟當知罪、若論事實、弟可垂涕而道之、全無一人敢信武力、不恤民困、無故用兵、今方急企久遠和平、改良政局、與衆休息、至於中央非一人之中央、保持統一、應

存外患、必修相當之武備、在地方亦非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日、維持治安、必有相當之捍衛、皆天經地義、當相互諒解、勿因此而起猜嫌、此必當曉然明者也、今日之事、弟以為先生刻日即至、灼見最近真相、必立息波瀾、弟已懇滯先生速蒞詳言之、弟知先生有利於國、既不辭勞、亦不避危、我輩即捐老命、千秋自有公論、悲苦冀幸之情、恕不盡言、弟吳敬恆叩刪（二月十五日）

## 何應欽致趙戴文電

請匡閻毋為政客所誤

太原趙院長次隴先生勛鑒、寒（十四日）電敬悉、國民革命成功、必須經過訓政、既為黨員、即當負責、權利可讓、天職則不可歇、辛亥革命、總理位為元首、尊榮已極、其後奔走流離、幾經危險奮鬥、到底至死弗渝、非不讓也、百川蒸（十日）電、只知個人敝屣尊榮、而忘却對黨國民衆之責任、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當此民病國危、萬

不宜生糾紛、引起內亂。百川果誠意下野、儘可徑自出洋修養、以息謠誑、若欲爲民服務、則請擁護中央、共維國是而濟時艱、庶幾磊落光明、不致以禮讓之美名、爲禍國之張目、先生公忠體國、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希匡正百川臨崖勒馬、毋使爲政客所誤、致三晉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也、臨電不勝翹企之至、何應欽叩刪（二月十五日）

## 譚胡王三院長再規閻錫山電

在野與負責事不能兩可

既未忘鎮亂應鞏固中央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密言篠兩電，相繼頒到，循誦之餘，知先生主張，由禮讓爲國，而在野負責；由在野負責，而組織機樞元老等院以鎮亂，至深欽佩。若許弟等再獻狂愚，從容商榷，定知先生必有卓見，福國利民。蓋在野與負責，事不能兩可；既未忘情鎮亂，自應鞏固中央。歷誦先生前後各電，辭意雖歧，苦心則一；倘能如

賜示所云，密加研究，平心靜氣以研究等語，建議中央，以整個的黨，決定一切，則不特黨國並受其福，即先生亦可遠以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嫌。尊電蒙譽日本明治長薩之事，來相指示，甚佩甚佩。本黨奉總理遺訓，以黨治國，為惟一主旨，當然黨權高於一切。但長薩諸賢，並未歸藩，更非下野，且竭其全力，翼護中央，而日本維新之業以成。誠如明諭，則先生且宜高拱中樞，弼成訓政，下野之說，益難自圓。至云舉國鼎沸，不知何指。誰為之鼎，孰揚其沸，方今人心初定，謠誣未息，以驚人之語，出諸先生之口，影響所及，實深憂慮。此間同人，每值危時，幸能鎮定；克制反動，此亦一因。尙望念付託之重，聲聞之隆，於隱微間稍加察焉。疊承明教，復貢所懷，諸希卓照。弟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叩。（二月十八日）

## 吳稚暉糾正閣電之重要報告

二月十七日在中央黨部紀念週

這一週來很爲安靜、因爲痛苦的外交告一段落、政治可以預備整理、忽然到了一週之末、有一位閻先生、不知發的是什麼瘋、來了一個電報、閻之爲人、向來沒有人不說他是穩健慎重、但現在看來、他是很草率鹵莽、他的工夫還沒有作到、不知他的說話、到底是爲的什麼、講理由呢、還是有野心、要講理由很不充足、要講野心那就糟糕了、因爲他的辦法就沒有一點眼光、現在我畧爲報告如下、兄弟到太原時、我已病了、未多講話、我相信他很穩健、不會發吃虧言論、也不會起什麼野心、我常說、有一塊地方之必要找一個人來幹、一國總要用人、找一理想人物、是找不出來的、何況他亦沒有諸事唯我的勇氣、我以爲此後可以說安、我會問過閻先生：『你的主張是什麼呢、』他說：『一國的改革非一蹴可就、頂好揀緊要的去幹一下、現在最緊要的、一是剿匪、二是整頓官方、三是財政』我以爲這是很穩健的、完全與現在的電報不對、並且我曾見有十幾位天天在那裡離開他、所以

他說的話、多語無邊際、很不容易看出、他的真意如何、有一次他忽然把這一話說：『就是要割據、這三件也要作到』、說出來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野心、以後我到了青島、知道江蘇即正在努力剿匪、至於官方、蔣先生於百忙中還親自到各處去考察、至於財政上的計畫、和各種預算等、亦均在製訂整理中、因為軍事定了、急於要作這些事、不料他偏叫我們軍事不定、忽然打一個電報來說是武力如何如何、試問他何為武力、講到武力、把個比方來說、如同兩個人打架、一個先動手、一個只是還手、如果倒責備還手的、而推重先動手的、如何要得呢、從前宋襄公那樣的讓步、人家還都笑他、像閻先生這樣一來、比如我們打了一針發了寒熱以後、本可以平服、好做事了、如今又來一針又使發寒發熱、中央辛辛苦苦的方把仗打完、本可好好的作事了、他又來一電、又要來應付他同他辯論、關於這事的大處已有好多人來注意了、我如今來在小處留意、我看他的電文中說：『我們到海外去

、把黨政權交給別人、有不對的時候、還可以在野糾正」、奇怪得很、他連他自己也忘掉了、所說的辦法、更爲糟糕、他說交給三屆執監、這樣憑空說來、根據什麼、黨章相沿什麼成例、我們開一個全國代表大會、根據總章作去、尙有很多手續、現在閻先生但憑一句話、豈不是全部包辦、他在山西十餘年、關起娘子關作慣了土皇帝、以爲假使他到中央、就什麼事都可由他一人包辦了、所以我開他的心、說他自己也是還手的人、他要請的二屆執監那一個不是動手的呢、他的意思、一切事情不要問國民、祇要問閻人、一定要把溥儀先生曹錕先生等等都請出來、他（閻錫山）不知道什麼叫中央、什麼叫做政府、政府是全國國民的政府中央就是對待地方官吏說的現在人民也全都瞭解了、沒有一個不說請中央休息休息、照他的辦法、設使此刻中央的人、都去休息了、使一般動手者來此、他們自己原先全部打過、他們來了、怕不自己打也打不完、頃刻即起擾亂、閻先生並不知這個道理、他自己以

爲得了一個地方，就可以反抗中央，我們全體黨員都下野，照閻先生的辦法來幹，來的便是研究系也罷、國家主義派也罷、怎樣都可以的、這樣能作得好嗎、所以他們理由講不通，我們不能不懷疑他有野心、或他以爲時候已到了、架子也大了、不料去年熱鬧時、章行嚴想作教育總長、李思浩想作財政總長、人家還以爲他尙可讓段祺瑞上台、他資格還不夠呢、他并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央政府、他的意思以爲這是你的那是我的、或者他於謠傳中央整頓軍備、又發生了什麼你便易我吃虧的心了、既是中央就一定要軍備、要整頓軍備、因爲必須中央鞏固、才能進行其他事業、他自己說過、這幾年來因爲打仗、山西也不好、顯見得中央沒有鞏固、地方就不免要打仗要不好的、如今陝西河南的人民、聞了馮玉祥之名、就胆戰心怕、因爲他說的是愛國愛民、實在是常常在磨拳擦掌、要打仗的緣故、所以閻先生的辦法、要講理由是十分不充足、講野心他自己不知他的地位、戒謹恐懼四字、他

還沒有作到、論語上說的「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或者孔子生到今日、也能想到民治主義、他說這幾句話、爲的是惟恐人之作亂、閻先生或許要討便宜、對中央又在打算你的多了、我的少了、如鄉下婆子一樣、講起道理來、各人的兵權要去掉、應交給中央作成整個的軍隊、才是正經、講到禍福、無錫人有句俗語、是「自己來作死」爲什麼不好作一個好份子、偏要發野心、以地位力量而論、什麼可以談、此故以禍福言、是自己對不起自己、如果閻先生真有涵養、現在惟有幡然覺悟、趙戴文先生也有電來、說可以挽回、果然如此、或於下次報告時、又風平浪靜了、如仍如此的發瘋病、便是自己討死吃大處及重要的、各位均已講過了、現在把這幾句不重要的、報告給大家、吳氏報告畢、即宣告禮成散會、

## 胡漢民對於閻錫山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

閻

一七

## 的意見

十七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

各位同志：上星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閻百川先生給蔣主席一個電報。這個電報的大意說：『國內亂事又將發生，簡直沒有什麼辦法了。自三全大會以後，多人感覺不滿，因為你在黨國負很多的責任，反對者，現在便完全以你為目標。我以為今後如要國事有辦法，惟有你下野出洋，我便追隨你之後，暫時息肩。』這個電報兄弟已經見過。聽說閻先生另外還有電報給各處，說現在什麼事情都要靠黨，而黨的本身糾紛太多，所以事情都弄不好，現在的辦法，惟有將中國國民黨一、二、三、三次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中央委員都集合起來，祇除開共產黨員，其餘的人有過什麼主張行動，一概不問，一切事由總投票去解決，這樣才行。

我們對於閻先生打這些電報的態度，真覺有些神妙莫測，他一方面有這些解決國是的主張，而一方面又說只有和蔣先生一同下野才有辦法，不是已經矛盾了嗎？所以有人說：閻先生打這些電報，是一種手段，並非真有所主張，兄弟現在也不作什麼誅心之論，去刻意推測他居心怎樣，不過見了他現在的如此表示，實在覺得他這人很可惜！照他所說的話看來，無論誰一便是普通的國民也不會認他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爲何政府之下的一個官吏，自己要退位了，便發出一篇大議論來，並且要政府的主席也跟他同時退位，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位主席過去太會戡亂了，惹得許多已作亂的，和要作亂的反對他；閻先生所謂理由，就是如此不已，豈不滑稽！

所謂亂，乃指的自去年桂系的叛變起，直到唐生智的叛變止，中間許多戰事，我們對於這些戰事的性質，要看清兩點！

第一，他們的叛變是否真的爲黨？是否爲才黨對中央造反？李宗

仁，馮玉祥等過去儘管都掛過「護黨救國」的招牌，但是有誰看見他們真的護黨呢？大家只覺他們貪心過度，爭權奪利，一切都發於私而已，何黨之有！其次如張發奎，唐生智的叛變，是爲的中國國民黨嗎？更有誰肯相信！我們同志固然不相信其如此。便是老百姓又何嘗認他們是爲了什麼黨！而閻先生偏偏要算他們的叛變通通是黨的糾紛，是爲黨而發的，不是奇談麼！何以這班人的行徑，騙不了老百姓，單單祇騙了一位閻百川先生呢？可見閻先生對於黨的認識，也實在太不夠了！

第二，退去許多亂事，到底怎樣發生的？何以亂出來的？是造亂者妄想搖動中央，危害黨國，才發生的呢？還是中央無故動兵先去討伐他們的呢？如果是中央窮兵黷武，今天打打河南，明天打打廣西，那麼，戡亂者是中央，造亂者也是中央，如此中央且不成其爲中央了。試問過去亂事的發生，當真是如此嗎？即以張發奎的叛變說，那時

汪精衛先生準備做護黨救國軍的大元帥，聲言「張發奎的軍隊已由梧州出發，他一到廣州交通便利，便可入去救援，總不認同志皆死而已獨生。」這是什麼話？張發奎何以一定要由梧州出動呢？汪先生何以一定要等他到了廣州才可入去救援呢？張發奎和汪先生早已說是「共生死」的朋友，一個有難，一個應該立刻就去救，何必要有所待呢？汪先生對黨不能算沒有歷史了，而只聲言救張發奎並不聞其救黨，好像只有張發奎一些人是同志，但是連張發奎的救不救，還得看到得廣州不到廣州，不又是奇談嗎？汪先生尚且如此，何況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馮玉祥輩呢？而閻先生現在說他們都是為的黨，豈不奇之又奇嗎？

在每一件亂事中，一定先有造亂者，然後才有戡亂者。造亂者與戡亂者所負的負的責任，自然也各不相同。例甲無故侵犯乙，乙為自衛或為維持公眾的安寧起見，不得不對付甲如此，在第三人看來，對

於甲乙，必不能作同等的批評的。所以吳稚暉先生說：「雖兩個人相打，也要分誰是動手的，和誰是還手的。」難道國內的亂事，倒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嗎？閻先生在電文中以及在歷次行動中，已很承認中央是戡亂者，當然更然認清中央所戡。亂正是造亂者所造。亂，戡亂造亂既已分明却還根據了造亂者的口吻，實實然以戡亂的中央爲不對，是非顛倒如此，真是絕大的笑話！就黨的立場看，閻先生現在總算是黨員，而且是中央執行委員了，記者當年總理病時，國民第一二三軍加入本黨，得了本黨的承認，並以閻先生態度不明，令第二軍長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那時閻先生竟也還起手來；這在閻先生方面或在已認岳維峻同志爲造亂者，所以便非戡亂不可。但閻先生是終於以戡亂爲非的，何不當日即放出以禮讓爲國的精神，拱手相讓去維持和平呢，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是奉了本黨的命令，同時他對於黨的關係，也要比閻先生深切。而閻先生竟不能奉行黨命，不講禮讓，究竟有什

麼理由呢？從這件事上我們雖退一萬步講，至少可以證明還手打人的必不能與動手打人的作同等看待。以彼例此，則現在的中央是全國的中央，非閻先生之在山西可比；軍閥作亂、終於是叛變，而非岳維峻同志奉了黨命去革命的可比。則何能說中央的戡亂、與軍閥的造亂、爲同一不是呢？

自北伐完成中央深懷總理對革命主義務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遺教、知非力圖建設，斷不足以澈貫革命的目的，更知建設的前提尤其在求政治上的和平與統一。因爲非和平不能恢復社會的元氣，予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非統一不能充實國家的力量，求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我們更深信欲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固然有賴於國家的統一而真正的和平，亦必以真正的統一做基礎，這一要義便是我們過去一切措施的根據，亦即是兄弟前年回國時再三申說的主張，爲本黨開始訓政實行建設所不可易移的政策。不幸當我們在舉全力以謀實現此政策

之時，一切擾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徒，——自李宗仁白崇禧以至唐生智，無不迭起反抗，致使已經過去的軍政時期，幾乎重又回復，全國人民，又皇皇然不可終日，慮倒懸之將至，中央奮起撲滅正為求統一的完整、與和平的確保明白言之正惟其有稱作亂反抗中央之叛變的軍隊才有制裁反側戡定內亂而討伐的中央。假如一個以革命自命的中央，既不能止或亂弭亂于先，又不能戡亂于後，以維護所樹立的和平統一的政策，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其結果，不至蹈國家於分崩離析，民族于萬劫不復，此所謂革命的中央者，又將何以自解！何以自存？這些道理，非常顯豁，乃向以革命自號的軍人，却還會倒置是非，不分順逆，真不知其命意所在了：

上面的話，我們當明瞭中央的懷抱，與過去亂事之由來；對於閻先生所稱引的錯謬的見解，大家應該豁然了。這兄弟子閻先生電中所主張的兩點，想再略略的加以剖晰。

第一，閻先生主張以禮讓爲國，與蔣先生約相下野。這一層。蔣先生在十四日發表的談話中。已很明的指陳其顯錯誤。他說：「革命者天職在爲人謀幸福，而不在爲己求利益。故革命乃吾人義務，亦即吾人責任，而非我人權利。權利可以犧牲，而義務不能放棄；責任不能推諉，所謂禮讓，祇能語於權利，而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明白的說，革命不是爲個人的權利，既不能謀爭奪，也根本不應該有禮讓。●乃閻先生於革命工作，偏以禮讓爲言，便知他對於革命的意義，實還沒有深切的認識，退一步言，假定禮讓而真可以爲國，在革命者果又何樂而不爲。但是事實昭示我們，居今日而禮讓，乃是以禮讓爲名，而獎亂其實，因爲禮讓與可禮讓的事實和環境，是有絕大的關係的。●否則何以自閻先生倡禮讓爲國之說，而又海內汹汹，一若大亂之將至呢？難道禮讓爲國，也是人所駭聞的麼？我們要深切明瞭中國革命，在這重重的難關中，正待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來努力負擔，而決不

是談禮讓，說高罔之時。假如以禮讓爲言，放棄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致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則於黨爲不忠，於國爲不義，便是黨的罪人，國之盜賊，又何能以此爲美德而予以崇敬呢？

有人說；閻先生好誦儒家言，而儒家學說，又極以禮讓爲美德的，于是不期而發爲以禮讓爲國之言，思有以止天下之亂了。假定這話是真的，閻先生便更多一層錯誤，而且證實了他還有懂得儒家學說的真義。就兄弟的見解儒家的首頌孔子，正是一個偉大的淑世主義者，最富如邊沁 Bentham 穆勒一流的功利思想的，他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因長沮桀溺之譏，便撫然嘆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曰：「惟以天下無道，故不能不出而用世。他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這是何種志趣？何種精神？我們就書籍的記載，證明孔子當時，實處紛亂之世，一切有能力有抱負的人，也都已灰心絕望了，「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幾乎成了當時普

這的現象，而孔子不然，論語中有一段話，記載孔子果于用世，最爲警切；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暨，自孔氏，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何等的精神。所以儘管如接與一流人，唱着「鳳兮而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今之從政者殆而」的歌去譏諷他；儘管有荷簣而過孔子之門者，說着「鄙者、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的話想驚醒他，但孔子還想，趨而欲與之言，「還嘆說；「果哉末之難矣」，他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和「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正與孟子的「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具同樣的氣概，他一面固然說着「以禮讓爲國」，而一面還說；「當仁不讓於師」，這其中的分際在我們是不能不察看清楚的。

革命是一種博愛的，犧牲爲羣的事業。一面在爲人，便如孔子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面在自爲，便要自己努力去幹，不能規避和擺脫了一己的責任。所以可以禮讓的，是功名利祿，而不是責任職守，就事實言，我們是革命的國民黨員，到今日並且已負擔了訓政的工作，則革命不成天下不治，胥屬我人之過，又如何能以禮讓之名，輕卸自己的責任呢？就理論言，一國的公職，都該受基本法律或普通法律的支配，斷非私人可得而取舍，假如不按法手續，而私相授與是爲違法。明白說來，任何○如果逾越法律去勸諫或脅迫他人讓受公職，有公職者亦以他人之勸諫或威脅而實行讓受，便都爲法律所不許。

• 於此我們可見閻先生所舉禮讓爲國之說，是如何的淺薄和可笑了。

第二，閻先生以爲年來國內一切糾紛，都由于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起，他爲要解決這個糾紛，所以主張聯合一二三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的執監委員，組成一個集團，來統治中國，担負責任。我們

對於他這種主張，真禁不住要驚奇和駭怪，以年來國內一切糾紛的發生爲由于黨的破裂，兄弟剛才已以事實證明其錯誤。至于以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爲有異議，無非說大會中有一部份代表由指派而產生。但是指派一事，並不是憑空杜撰的，吳稚暉先生在復趙次隴先生的電中，已很明白的說：「指派者承第一屆總理之成法，繼於第二屆猶沿之舊例」。又說「此而尙有異議，而百公忽不加思索，又欲憑空付整個黨國於三屆執監，則將沿仍成例，據仍黨章，三大遵援舊例，從事救濟，尙爲罪證，百公全都指定，豈非將成魔王乎。這幾句話，說得深切著明。兄弟想閻先生倘能稍一回想，也該爽然自失了。

中國國民黨，有森嚴的紀律，黨員違犯黨紀，便是叛黨，一經叛黨，便談不上解決黨事，在這以黨治國的時期，當然也不配再來談國事了。黨在過去，所以有若干糾紛，正爲大家不能根據黨章黨紀去謀解決的緣故，至于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完全根據黨的規章產生的，

即一部份代表的指派，也有前例爲之根據，而指派這些代表的，仍爲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中央，有這些根據，有這些前例，還不免生出如閻先生之所謂異議。現在閻先生安坐山西，頤指氣使的告人曰三大大會，因有若干指派的代表，所以不合黨章，應予撤銷。然後提出他聯合三屆執監的主張，要求實行，這是一件何等諄諄的事。而且在他的提議中，不將黨國託付於全體黨員，而偏重於是非各執的幾屆執監。而付託於由全體黨合法選出的執監。而想聯合已經失效已經過去的執監這又是一件何等奇怪的事？閻先生應該深切知道，自己僅僅是一個黨員，又僅僅是受全體黨員託付的！由三大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代表大會，才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章才是本黨的基本大法，閻先生的主權，萬萬不能駕全國代表大會與總章而上之，所以非以一人之是非喜怒，抹煞黨的總章和紀律。便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系統而罪有攸歸閻先生也不能爲全黨同志所共諒了。

大家知道，在過去十餘年中，中國所以紛亂不治，最大的原因，便是由於軍閥的專橫。去歲以來，一切叛逆之徒，所以自甘於叛逆，也無疑的基於其封建的軍閥心理。因此，我們便可以斷定，要政治上軌道，革命能成功必先使一切軍人，能先守牢自己的本分走自己應走的道路。如果不然，軍人本身固然自掘墳墓，國家民族，也一定常在飄搖震蕩中了。兄弟等於十日發表一篇告將士文，便根據這個意思，並瀟陳四個要點，促軍人們覺悟，這四個要點，便是（一）須視軍隊為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為個人之私產。（二）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三）須不存利用別入之心，而後亦可不為別人利用。（四）只求問心無愧，不畏人之滅我，而總結，乃歸到「吾人居心行為，應處處為公，不宜稍存私念。」從第一第二兩點，我們乃要使軍人們認識軍隊是為國家而存在的軍人的責任，在服從中央，以保障國家的安全，求民族的生存，如果這兩點做到，第三第四兩點，自然就不

成問題了。從來軍人之畏人撲滅，或好利用他人以肆其縱橫捭合詭計的，一定先已喪失了自己應有的立場，去求個人野心的狡逞，十餘年來，國內戰亂之所以相乘，其癥結在此，這一層，是我們首先應該明瞭的。

依我們過去的經驗，已證明好爲反側的軍閥，斷沒有存在之可能。就北伐完成以後事實看，李宗仁白崇禧去年春間的叛變不旬日即歸撲滅，其後馮玉祥負隅稱兵，希圖割據，亦敗不旋踵，宋哲元石敬亭等，受馮逆嗾使，詆毀黨國與張發奎遙爲呼應，亦不兼旬而即歸敗亡。最後崛起的唐生智到今日亦已無一兵一卒了，這些嚴重而寶貴，貴的教訓，一切革命的軍人，應該深切的加以體會和警惕。固然，自李宗仁以至唐生智的失敗，是爲違反黨的命令，背叛人民的期望所致。其實，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實不僅李唐爲然，即袁世凱馮國璋以至孫傳芳張宗昌，亦無不得同等的結局。我們提起袁世凱，總覺到他是富有

機智的軍閥，在清末則欺人孤兒寡婦，思藉狐媚以取天下。民國以後，則貌爲忠厚，心存奸慝，思遂其篡竊民國的陰謀。時人不察，至比之爲美之華盛頓，講什麼事總以爲「非袁莫屬」。這種「天下歸仁」的景象，也居然維持了二三年。然而結果又如何呢？以袁氏之機智奸詐，祇做了八十餘天的皇帝夢，便身敗名裂爲天下笑。等而下之。如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更卑卑不足道矣。我們於此當益發認明。總理天下爲公的遺教，而努力去服膺。一切軍人，想藉若干小忠小信，以巧詐欺天下之士，以智計玩天下之人，則殷鑒不遠。亦已爲我所共見了。

大凡一個人的思想行爲，每易爲環境所搖惑，閻先生過去雖會服膺黨義爲革命效力。但十九年來伏處山西，歷見北洋軍閥的此起彼仆，和北京政府之綱紀廢弛，此時便不免見獵心喜，以封建爲當然，綱紀爲多事了，其實時至今日閻先生應該深切認清中央與地方的分際，

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而不宜爲舊慣所拘。乃觀察其禮讓爲國與三屆執監聯合的主張。竟很明顯的視黨國爲個人的私產，隱然以家天下之英雄自居，實不能不令人駭怪！閻先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心實無他，已不免有挾兵力以威脅中央支配黨國的嫌疑，以受命中央服務地方的官吏，而有此飛揚跋扈的行徑。就國法黨紀言試問將何以自處？兄弟以爲閻先生就中央言，是中央執行委員，就政府言，是政府委員。對於黨務國事，如果有甚麼高見，儘可向中央建議，請求採納施行。如果仍有離國遠遊之志，真正本「以在野之身，爲黨國努力」的宏願。則儘可向政府辭職，悄然引去。乃不此之圖，而發此不倫不類的言論。不是太奇怪嗎？

我們覺自唐生智消滅張發奎失敗，國內已復趨平靜。每個軍人。如果要擁護中央完成革命便當服從中央的指導努力於革命的建設。閻先生負中央付託之重，一舉一動，動輒與大局有關尤宜鞏固中樞苟成

誦政，實不當庸人自擾，故作駭人之論使甫定的時局復歸紛擾，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希望閣先生終於能幡然覺悟，本往時參加革命的初衷，繼續爲黨國努力，我們自問存心平恕，全無苛求，千萬不要信一些失意政客的欺瞞，以爲一手能穀掩盡天下人耳目。如果亡羊不肯補牢，懸崖不能勒馬，想別人爲自己犧牲，而自己先做了他人的傀儡，弄到身敗名裂受中外人的笑罵，那就真可惜了。

## 何應欽糾正閣電之重要報告

### 力闢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謬論』

黨員離開黨紀即是叛黨談不上解決黨事

國事國人公決是軍閥官僚欺騙民衆主張

各位同志，近來有一種反動的言論，表面看去，似乎冠冕堂皇，實則禍國殃民，爲害不知伊於胡底，這就是所謂「黨事付諸黨人，國

事國人公決」的論調。倡此種論調的人，自係別具肺腸，而有其特殊作用，我們為免淆亂觀聽起見，有將此種言論荒謬的地方，分析的說明出來，使一般同志及全國民衆都明瞭的必要。這兩句話最重大錯誤，就是把黨與國，視爲不相關聯，而不知黨與國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關係。因爲只有三民主義可挽救中國的危亡，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又只有中國國民黨，才能夠領導中國民衆，努力國民革命，使救國的三民主義得以實現。所以中國國民黨，就是應中華民國革命的需要而成立和存在的，換言之，就是爲解決國事而後才必然的需要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的國事，離開了中國國民黨，離開了三民主義，而去另謀解決之道結果只有是國事日非。如果中國國民黨不過問中華民國的國事，那就不成其爲黨，失却了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佛教會天主堂這一類的團體，是可以離國事的，專爲解決國事而存在的國民黨，是總不能夠離開國事，一定要把黨事和國事截然的分爲兩途，就是

不明白黨的作用和國家的需要，就是根本不認識什麼是黨，甚麼是國。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國的國事，急切等待解決的，就是民族地位的恢復，民權實行的訓練，民生滿足的建設，要解決這三個成爲國事的問題，唯有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遵奉總理的遺訓，以努力三民主義的實現。可以離開黨而解決的國事，大有是另外一種國事，是倡爲此種論調者心目中的國事，同民族民權民生都不關痛癢的，也許他們所謂的國事，就是軍閥分贓的不均，個人支配慾的不十分滿足。如果是那種國事，當然要與黨離開才好，因爲有了國民黨，天天要爲民族民權民生而奮鬥，不顧一切的去剷除種種的封建勢力，當然是與他們心目中的國事，有絕大的妨害了。他們根本就不願意解決真正的國事，所以根本不願意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他們所需要的，是上有割地自雄，彼此利害不相妨害的軍閥，下有永被壓迫，無法解除自身痛苦的民衆，他們只要這樣的中國，所以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事，把黨

事和國事來分開。但是個人的私慾，那裏能夠抵抗得住幾萬革命民衆的需求，他們不過是在做夢而已。

其次他們說黨事付諸黨人，試問所謂黨人，是不是指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如果是指黨員，對於黨事的解決，是不是應該遵守一定的黨紀？人心不同如其面，每一個人的思想，昨天和今天不同，早晨和午後不同，甚至前一刻鐘和後一刻鐘都不同，要在不固定的不同中，求一個比較固定的同，是不是只有以大多數意見爲標準，以遵守一定的規律爲必要。若然則應該服從大多數的意見，遵守一定的規律，那末，黨員不能違背黨紀而自由活動，所謂黨事，只有依照黨章黨紀去謀解決，才是唯一的辦法，這是毫無疑義了。現在的中央，是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出來的中央，雖然三大大會一部份代表的產生，由于指派，也有前例可爲根據，並不是憑空杜選出來的，這樣合乎黨章黨紀的組織，還不足以解決黨事？從前西山會議派之所以被屏除於黨，就

是因爲不能遵守黨紀，破壞黨的系統；特別委員會之所以不能存在，也就是在黨的系統上尋不出根據，黨紀尙不可靠，難道少數黨員的意見還更可靠嗎？所謂付諸黨人，大約是付諸非國民黨黨員的黨人，否則離開黨紀，即談不上解決黨事，如果既是黨員而又不遵一定的黨紀去解決黨事，就是要叛黨，要安心破壞黨的黨統和組織。

再其次所謂國事國人公決，這更是完全是軍閥官僚欺騙民衆的主張。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爲在軍事時期之後，不經過訓政，而逕直欲達到憲政時期，所以結果是全國民衆，依然在壓迫之下。國家的政權，由帝主的手中轉移入軍閥手中本來我們單就國事國人公決這句話來看，在政治已上軌道的國家，是無可非難的，但在現在的中國而倡國事國人公決的論調，就是不懷好意，要將國事讓國人公決，必須到國人對於國事真有公決的能力。總理規定訓政時期，就是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培養人民公決國事的能力，以求真正民治的實現；歐

美現行的假民主政治，尙非 總理所滿意，總理把全國民眾比做阿斗，而以國民黨爲諸葛亮，國民黨只有畫師保的責任，絕沒有篡權竊位的心理，平心而論，如果現在中國的民衆，已經能夠自己起來公決國事，那裏還容許多封建軍閥，來拿他們的招牌作自私自利的勾當啊？袁世凱的籌安會，算得民意嗎？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算得民意嗎？民意在今日常常被人冒牌，被人強姦，若果我們現在就讓國事國人公決，國民黨一點不負責任，實際上就是聽一般軍閥官僚政客假來冒民意，中國民衆也就永無引首伸眉論列是非之日了，

諸位同志，總理的主張，是實現真正民治必由的途徑，國民黨遵奉總理的遺教，決不致欺騙民衆，也決不肯讓一切反動份子來假冒民衆，壓迫民衆，要使中國民衆真能公決國事，乃是國民黨的責任，一點不能放棄，真有民治思想的人，也絕不會懷疑總理訓練民衆而後，實現真正民治的主張。中國今日，只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才有致國

是國人公決之可能，假使不管民衆的情形如何，離開了黨而倡言國事國人公決，若非愚昧無識，其居心不堪問。

同志們，我們相信三民主義是救中國唯一的良方，三民主義是中國事實上切迫需要的產品，領導國民革命以實現三民主義，是本黨同志應有的責任。我們只要天天注意檢察自己的言行，有沒有離開了總理的主義，違反本黨的紀律，是不是放棄了革命的責任，喪失了革命的精神。如果自問沒有，那末無管任何勢力，任何威脅，任何誘惑，都不足以動搖我們革命的信念，我們唯有與反革命的勢力奮鬥到底。

## 蔣主席致閻錫山電

促其真心服從不必虛言禮讓

實行編遣決議示大信於天下

太原閻副司令百兄勛鑒，巧（十八）電奉悉，元（十三）電未即裁答

關 閻

四一

，以中所陳革命救國，本爲義務，吾人不容放棄責任，以獎亂助爭；及中央努力於和平統一，惟不得不以武力制裁叛逆之義，不邀諒察，重加責難。以我輩平日相待之厚，相和之深，而結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曉曉辭說。且已由胡譚王三院長續進忠言，果兄不認爲逆耳之談，懸崖勒馬正未爲晚，尤不必中之瀆陳。中日靜默思過，何以平日負疚黨國之處，不能待兄隨時指陳匡救，而突來於此時嚴重督責，雷轟霆擊，必欲中立即放棄黨國賦與之重任，以證實外間所傳，兄利用他人失敗，不得不親出倒蔣之謠言，自愧誠信未孚，更何敢赫然震怒？以增罪戾。並中方於刪（十五）日請楊部長回晉敦促次隴先生來京，斡旋大局，京中情況，及中所抱希望，兄均可向楊部長詳詢，慎勿輕信挑撥離間者之譏言也，中亦迭接報告，謂兄已決定對中央作戰，所有總指揮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強二集軍以主力由鄭洛直取武漢，以大部進犯襄苑，對平漢路局與北平電局之中央機關，皆

派隊監視。且以武力強取，而對北平行營所發電報，施行檢查，在北各縣征發車驟，急如星火。中未敢據以詰責，輒因來電爲兄言之，兄矢言服從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責任，固未嘗許兄輕自放棄；中與各院長苦口敦勸，亦冀兄繼續爲黨國盡瘁，兄果有服從命令之誠意，則請立即取銷下野引退之說。非然者，兄雖矢言服從命令，恐兄動員令完畢之日，即兄通電辭職之時，而辭電朝布，兵禍夕發；是以禮讓爲名，爭奪爲實，不惜甘爲黨國罪人。興言及此，中實不寒而慄也。尤有爲兄言者，我輩革命，在公當服從黨國命令，在私當重視個人信義；黨國未許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爲服從命令者所宜知。而信義爲禮讓之本，無信義則所謂禮讓者皆屬虛僞。兄與煥章有通譜之雅，親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誼固視中正與兄尤有過之，去年八九月間，中央迭促煥章出洋游歷，經費二十萬元，亦早撥請尊處轉發，使煥章早得成行，則西北戰禍可免。不幸兄堅約煥章同行

於前，東縛煥章行動於後，劉爾江之來中央，方竭誠款洽，而西北出兵東犯之電，突自太原發布。迄今思之，猶有餘痛；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踐請煥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并切實負責實行編遣會議之議決案，以昭示大信於天下，天下亦將羣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終爲革命黨人，而服從命令，非出矯誣。挑撥二集軍確爲謠誣，羣疑盡息，人心大安，斯真和平統一之福，願兄思之。承蒙不棄，故敢以個人資格，直陳一二，尙希察其愚而鑒其誠也，弟蔣中正皓（十九）印。

## 孫科糾正閩錫山之重要報告

閩錫山思想行動均謬誤

政府必貫徹革命的任務

中央宣傳部招待新聞界，請兄弟到此談一談，中央對現在時局的意旨，近數日來，外邊有一種口號，即謂『黨事黨人解決、國是國人解決』

這個話很不得當、前幾年總理在廣州奮鬥時、有一次招待本黨同志、當時有一篇演講要關幾句話、即謂自從元年推翻滿清以後、革命工作所以未得完成、即因一般黨員錯誤的見解、有兩句話被反動派所宣傳利用、就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此乃代表一般官僚心理、以致中國革命延誤了十幾年、前年北伐軍打倒河北的時候、北方又有一種口號說、「黨軍可愛黨員可殺」這是想買武裝同志的歡心、勾結武裝同志來反抗本黨、現在閻先生的主張、完全是這種心理一脈相傳的思想、而不曉得如果沒有黨、那裡會有革命軍、如果沒有黨、那裡會有革命的武力、尤其是現在的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是否能致太平、由十數年之歷史證明決不可能、如果沒有國民黨來奮鬥、國家絕不能夠建設起來、如何纔成爲國家、普通思想、皆以爲在有土地人民主權、主權要到那裡找去、對內如無中央政府、爲一國之發號施令機關、如命令不能爲全國所奉行、即不成一國家、既然對內不成一國家、對

外當然亦更不成一國家了。

國家的主權對內不能行使、對外更何堪言、當此國家正在建說的時候、如拋棄本黨表面上像是很公開的、實際上乃是假話假如沒有了黨、這個時候祇有由有槍階級來指揮來解決三數有力者即可代表全國人民、閻老先生因此錯誤見解而發為錯誤的議論、更有所謂禮讓為國在野負責一類的話、下野還可負責真是令人莫明其妙、要把國家治好祇有擁護本黨服從中央纔有辦法、如若消極下野就不能再負責任、如果下野還能負責國即不成其為國了、若一般在野巨公還來干涉政治、是否政府之外還有一太上政府於本黨之外還另有一種勢力來支配一切封建專制時代皇帝退休成了太上皇、也是把政權讓給人沒有太上皇可以干涉政權的、如果在野的幾個人、隨時可干涉政治、不但不能止亂、反為造亂、兩年以來革命勢力達到北方表面上統一之後、一般有兵權在的武人皆無澈底覺悟、不曉得現在的國家是要把軍權集中、軍隊變成

國家的國軍隊，還以為軍隊是他個人的拖着個人勢力主義、中央稍加整理即以為中央是剝削其權力要消滅他、所以無時不在反抗中央、此完全是反革命的思想、故有反動的舉動、因為以此種思想作一發動機、其舉動未有不是反動的、他以為中國一半是他個人的勢力、中央不能過問、祇有中央順從他的請求、而加以任命他的勢力圈內的省府委員也是他的走狗、人民的生命財產都為他自己所有、把國家看成了私產、真是太笑話了、他始終未曾覺悟、故天意破壞中央推翻中央、假使他取得中央而代之、亦必不能長久、因其部下全是像他一類的思想、他的部下割據起來、也可以取他而代之、國家那能還有太平的時候、閻先生之講禮讓、好像學古人、但是我們知道他是以退為進的、表面消極、內部仍然是積極、最近他給政府來的電報說、政府如果對他不滿、不必勞衆一紙命令即可解決、但是我們看他最近調兵扣車、封閉報館、監視中央在北平的機關、種種舉動是禮讓嗎、政府的一紙

命令，他真能聽從嗎？在這種局面之下，中央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如果中央是一個北京政府，一般腐化官僚，也就可以敷衍行得過且過。但是閻先生看錯了，現在乃是革命的政府，在廣州時，勢力很小，範圍很窄，還可以奮鬥北伐，把北洋軍閥消滅，難道說到了現在，已經成了世界與全國承認的中央，對於閻先生一人還客氣嗎？如閻不能覺悟，中央當然貫徹革命的任務說得出作得出，要討伐即討伐，在政府的地位也不是輕易勞師動衆，也不爭個人的意見，少數人的權利，所爭者乃爲國家之生存，如政府不能統一，是中國不能以言三民主義的建設，則中國當然也就沒有了，現在除了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那一個能取而代之呢？就是給了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所以本黨對於責任是不推辭的，但是中央也不願有內亂，過去的用兵如討桂討張討唐，皆是不得已而用兵，是否中央好亂，還是他們反抗中央呢？如任武人隨便作亂，還成一個國家嗎？如果以後尚有這種稱兵作亂者，中央當然

以武力削平之外邊的反宣傳說是中國要和平統一、如果和平不來、不用武力維持、又焉得統一、無論那一個國家都要靠武力來維持、不過我們是用有主義的武力、與軍閥的武力不同、中國從前全是個人私利主義延長分裂割據之局面以維持少數人、特殊地位現在中央乃是代表人民的武力、全國人民希望和平、必先統一乃可言和平、如無武力如何能統一、之謂武力不能統一者是無主義武力所有主義的武力則不然了、一般反抗中央的軍人、口口聲聲說是總理的信徒、也講三民主義、而實際所作的全是相反、此皆口頭革命而內心反動是假革命反革命之流、而非革命的武力、雖乘一時的機會、可以苟延殘喘、但終必消滅、我們相信中國必能復興三民主義建國一定作得到、違反這個信條、以圖發展其個人勢力者當然不能存在、除了他們自己覺悟以外沒有一個出路終歸消滅、

所幸的現在一般武裝同志、好多與方才所講者不同、他們已有覺悟、

對於閻電響應的很少、閻先生所想要聯絡的第一是東北張漢卿、而現在張漢卿深明大義、不但不附和他、還去電報勸告他、希望他能悔過、中國的前途雖然艱難、有此種深明大義的軍人維持大局、很可樂觀、絕不致因閻先生一人的發瘋而致國家沒有辦法、近來外邊人民似有恐慌但是總括的看起來、前途是樂觀的距離真正統一已經很近、不久必可達到人民的希望、這是今天所要報告給各位的一點意思、最後復由葉部長報告、謂孫委員的講的、不但可作各位的參考、且可以作新聞界批評的標準、閻錫山主張的荒謬聞與中央的態度務請新聞界注意云

## 吳稚暉再致趙戴文電

閻飲鴆止渴將釀成大亂

請拚老命入京消除口實

太原趙次隴先生道鑒；篠（十七）復敬悉台駕即臨，勝不喜躍。讀百公

養(二十一)電，猶積全體大會，貽人口實，必須設法消除，才算止亂有方。百公已飲狂藥，令人震駭，今日反共極堅之黨，百公尙私憂竊歎，急望改良，乃忽欲歡迎全體被擯之準共黨，共與止亂，娘子關雖固，黃少谷輩承汪陳等之策畫，挾其徒子法孫，授苦肉計而潛至，前年太原，最近河北，若曹况味，百公會略嘗之矣。以總理之大無畏，自善操縱，不幸身歿而繼起者多童騃之書生，亦欲飲鴆止渴，至今神州俶擾，大亂勃鬱而未發；百公自視能與世界惡魔同族乎，多年入定噴戒忽動，甘願請君入甕，如其其勇，誠可駭詫矣。鄒海濱之徒失職反復，不問主義，可憐也，消除口實，付託此輩，止亂乎，大亂乎？先生不願神州之陸沉，望切致意於百公，終求拚老命而急至，一天風雲，必頓歸平靜，一切盼。弟吳敬恆叩敬。

## 胡譚王三院長再箴閻錫山電

關 閻

五一

太原閩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奉讀效電，先生竟以弟等婉勸之言，謂爲贊同尊意，模糊隱飾，以欺國人，乃知人心大患，在無羞惡是非。繼讀全文，知先生不復再持下野之說，而欲引開除黨籍之叛徒入元老院，以作亂者鎮亂；昇共產黨改組派等一切反動分子以投票，權以叛黨者造黨。且恐弟等愚陋莫解，反覆啓導，至於千言。此種驚人未經之主張，絕非弟等所願置喙；況蒸元兩電，先生旣已逕達中央，中央秉承總理遺教，依據黨章，自有權衡，無煩私議，弟等於此已可無言。念先生今日於黨於國，尙在出入功罪之間，若竟聽其一言喪邦，萬方疾首，明意猶未安，故再竭至誠，冀回聰聽。先生自民元以後，黨籍中斷，不親總理之效吐不與同志相往還者十五六年，此後若能多爲黨努力，始終不渝則必受全國之敬仰，何致爲同志所詬病。自尊處蒸電發表以後，海內外同志憤激逾常，詰究之電倏如雪片，蓋除先生左右咫尺以外，無一非擁護統一效命中央之人，而先生惑于近

倖囿於見聞，罔知天下之大；自謂一世之雄，片言方發，千夫起指，倘復不自警惕，則友朋誼盡，弟等縱愛先生，何敢自外黨國。綜讀先生效電主張，其一以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入元老院或機樞院，維護黨國。若謂其爲有武力也，謂其武力能超於一切之上也，則似此督軍團之組織，世無張勳倪嗣冲，恐難苟同尊意。先生會以軍人還政爲言，而今乃欲置軍人於政府之上；先生會以國人解決國是爲言，而今乃欲解決國是於軍人；先生又會以民主集權爲言，而今乃欲代以軍主集權，此何可者？若謂機樞元老尊而無權，則如將軍府養老院日費廩祿，以養超等閒曹，何能維護黨國？於此前後矛盾之中，微識先生命意所在。蓋先生之言，並非由衷，目的在代表一切叛徒，拉倒中央所倚總理所信任之介公，介公去則叛徒之心快，至於中國之亂亡，絕一之破壞，人民之疾苦，舉非所顧矣。假使先生真能代表一切叛徒，手創由共產黨以至於安福系籌安會等無所不包相安無事之一局，則本黨除奮鬥失

敗重爲亡命以外，固感痛於三民主義之挫折，而先生仍不失爲封建思想之成功；然而若輩恩怨未忘，利害各異；其所推戴，如溥儀段祺瑞曹錕陳獨秀陳公博之流，風起雲湧，各欲逐先生於國門，鞠先生於階下，將求爲善終天津之黎元洪而不能，尙何元老樞樞之可留，此不敢贊同者一，其二，黨國由全體黨員投票表決，是足徵先生雖隸黨籍，而於總理所口授之三民主義手著之建國大綱及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之黨章，絕未誦讀。夫以黨訓政及實現憲政有一定方式一定程序一定時期，而先生欲於此時違背建國大綱而混之爲一談，至於解決黨事，則令之中央實依總章由全國代表大會投票舉出者，中央依據總章處分黨事，統系井然，不容紊亂，謂總投票者，有何根據，是何居心。揣先生之意，必謂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法開除反動分子黨籍者頗多，欲爲若輩代鳴不平，若是則必延毛澤東譚平山於匪窟，招李宗仁白崇禧於安南，諸如此類皆屬集中央互爲水火，分割地方之不足，更進而分

割中央，即此一端，已可危懼，況中央任期，顯有規定，祇有惟一總理，斷無終身委員。若欲治共產黨改組派等於一爐，以中央職權爲贈品，毀裂總章，私相授與，則後患之多，何可逆計。先生能言禮讓，鑷視紀綱，飽享智術之恩施，苦無革命之素養，遂假弭亂之口，說長亂之法，此不敢贊同者二。以上二端，即就先生建議而敬報以忠告者。總之：先生根本錯誤，在離中央而黨，在不知黨而好言黨，在一切叛黨分子爲整個的黨，在浸潤於小己之環境忘國家生存之需要，在以一隅之見聞拒絕世界之趨勢。其尤甚者，則且喜以他人爲犧牲，而已獲其利，驅他人於水火，而已不居先。證諸最近中央一切機關之被武裝接收，大沾海口之裝礮戒嚴，今且令馮鵬翥軍侵擾魯西，竟不惜爲亂國之禍首矣。今爲先生計，惟有速撤魯西之晉軍，停止一切不祥之行動，以挽救危局，維持和平。否則徒逞膚雜之辯論，掩國人之耳目，弟等雖苦口相箴，繼以血淚，亦復何益，世運臧否，繫於先生。

一心，願深慮熟察之焉。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敬印。

### 蔣主席最後忠告閻錫山電

望其不至以袁自居而以武力迫人

立即結束無益辯論停止不祥舉動

太原閻副司令百兄勛鑒、密、敬電奉悉、兄宜取消引退之理由、迭經詳陳革命未成、非可自鳴高蹈、人心未定、懼將引起兵戎、不蒙諒察、殊深遺憾、煥章出洋、中未可阻止、因兄當時堅執三個月後、編遣完竣同行、故請稍緩時日、兄謂煥章在晉、本屬自由甚善、今請煥章離晉、給資出洋、當荷鑒許、促其成行、實施編遣、乃就煥章出洋後、二集團軍依照編遣會議原案辦理而言、兄所舉三集團軍編遣情形、如果屬實、乃又謂非將軍權全行交還於黨、難於實行、抑何自相矛盾至此、軍權本爲黨所賦與、果無叛黨形爲、無庸自慚形穢、養電已詳

言之矣、全體大會之說、稚暉先生暨胡譚王三院長、均已剴切說明、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創其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師其意、三全大會代表產生之方法、係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所議決指派或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務會議、經衆公決、兄乃謂三全大會、乃中之三全大會、因謂編遣討伐亦無異於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誣中個人、且厚誣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黨員全體矣、黨國危亂、乃由失意者與野心家勾結搗亂、附會法理、破壞黨紀、今之反對三全大會代表產生方法者、在當時或會竭力主張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詆毀中央、而兄反拾其唾餘、且兄本身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已將一年、果不滿於指派圈定、何以從無異議、亦不拒絕當選、忽於今日要挾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詞、真愛黨愛國者、果如此乎、無怪論者謂兄別有用心、僅以此爲倡亂之口實而已。總之、兄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黨歷史、始分黨事國事爲兩截、欲推翻總理以黨治國之主張、

其心目中固不知有黨、繼持全體黨員投票表決之異論、不惜破壞本黨之總章、其心目中仍不知有黨、以不知有黨者、而高談黨之主體、中不得不爲黨國懼也、可最怪者、兄至謂 總理之讓袁、爲迫於強力、真於 總理天下爲公之器量、與威武不能屈大無畏之精神、毫無體會、而以爲 總理且爲強力所迫退、強力固猶可用以迫人、則兄不惟失却革命之精神、而且誣蔑總理革命之人格、昔日之對袁勸進者、今殆欲以袁自居、而以武力迫人也、果若此、又何必說革命、何必談黨國、中猶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憚煩而再盡最後之忠告、結束無益之辨論、停止不祥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固黨國之大幸也、將中正叩宥、

## 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胡漢民

——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上星期吳稚暉先生在中央紀念週報告中對於閻百川先生近來的事，有很詳盡的解釋與批評，末了並說：「大概下一星期切事情就可風平浪靜」。吳先生的這種希望可惜未能實現，一星期來，閻先生的態度依然未見光明，凡遇事兩面都打人家的主意，而自己在不行，終於兩面都失敗。廣東有一句土話，叫個『兩面刀』。『兩面刀』是做不得的！照閻先生現在的行徑看來，確確實實在做『兩面刀』了。『圖窮而匕首見』，是普通的情形；現在閻先生的圖已窮，而匕首不見，反見了一把『兩面刀』，動機是想反正都討便宜，結果却反正遭失敗，豈不可歎！

這事的發動，大家所知道的，是從閻先生的蒸電起，其實事情已醞釀一個多月了，在一月十七日，他就發過一個條電到各處，運動人家反對中央，在中央服務的山西同志，曾請求蔣先生說：『我們個人的地位都談不到，惟有閻先生現在一步一步走上死路，實在於國家甚

危險，蔣先生應該問問他，到底打什麼主意。目前情形看來，趙次隴先生恐怕不會回來了，也不妨打個電報問問他，究竟怎樣。」因此蔣先生就打電報去問閻先生；所謂蒸電，是回答蔣先生所問的。後來他自覺此電所說不妥，於是左一電，右一電，替自己辨護；直到現在，電報還未打清。他的話頭緒很多，教人弄不清楚。大概看來：講到黨，他是不懂黨義，也不管黨章，講到國，他不知政府為何物，國家為何物，只帶他着個人的打算，發表空論。我們平常講話，尙且應着些實際，合上理路，才能得人的同情，何況所討論的是一國的國是，而竟如此隨便，豈不奇怪！例如講禮讓是講的，不是做的：是想迫人讓他，而絕不是他讓人。他的禮讓的學說發表既多，我們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正如北平某報所說，從前總理曾讓位給袁世凱，蔣先生既是總理的信徒，現在便應該學總理，讓位給閻先生。如此，在蔣先生固然有如總理的地位，但不知道閻先生自己究竟居於何地。這

不啻明白說：「我現在已是袁世凱了，你們應該讓我做袁世凱，」豈非笑話！兄弟總以爲閻先生既主張禮讓爲國，便惟有去買船票出洋，如果是真的如此主張，也只要買一次船票，已夠出洋，毋庸弄到船票一買再買。此身仍未出洋，而反把自己變到袁世凱的地位上去，如此禮讓，實在不值得！

說閻先生是個聰明人，我們不知他的聰明究竟何在。他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爲別人都是小孩子可欺的他祇要裝些愁眉苦臉痛哭流涕的樣子出來別人便不免可憐他曲從他了。其實那有這回事！他的電報裡又說：「我們大家把軍隊交還給黨國吧，不要做自己個人的武力了」這句話原很對，而且我們也早已講了。自從編遣會議以來，我們就天天如此主張。但是閻先生既說這話，何以不照做呢？何以反而不斷地招兵買馬呢？他又說：「我們今日以黨爲明治呢？還是以蔣先生爲明治呢？」這句話問得太奇怪！我們乃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蔣先生到

今日，仍不過一個黨員，豈有認他爲明治天皇的道理！閻先生是命爲長薩，要做成據有藩地，反抗中央的長薩，便硬把把日本的故事來改竄，日本維新的人物今日如果還在，怕要給他氣死。在這一句問話中，閻先生所表現的思想，完全是腐舊錯誤的。他的心目中實在祇看見北方以前許多軍閥的行徑，做到幾分勢力，便把這幾分勢力放在一個地方，使他成爲自己的地盤，好永久盤據着擅作威福，一面憑藉些兵力去遙制北京政府的政權，使爲己用。他一直就是如此想，也一直就是如此做，那裏懂得什麼國家與政府！如果他是懂得政府的，去年應不回山西，因爲他是國民政府委員，又是中央委員，應該在中央努力服務，而他却非跑回去不可，離了原來的地盤便一切不行了，這難道就是將武力交還黨國嗎？這難道就是在模仿日本，維新建國嗎？

至於他的話之中，說來最覺有力的，還是怪中央拒絕了許多舊日的老黨員，好像把黨分裂了，又屢屢用兵戡亂，就是中央的破壞和平

統一。這些話簡直幼稚得不值一駁。我們的黨在總理遺教之下，在三民主義之下，在同志革命的立場上，原是整個的。但不幸而有了叛黨的人，違背總理的遺教，離開革命的立場，那我們爲嚴密黨的團結，增進革命的效能，貫徹革命的宗旨，惟有趕緊剔除了他們！這種人既然自己拋棄自己的生命和歷史，而來危害黨國，我們若姑容他，在我們也就有縱惡助惡的嫌疑，反而是幫他們去破壞和平統一了，那裏還算得是維護和平絕一呢？總理在廣州對付陳炯明，兄弟在廣州對付劉楊，都是這個道理。真正革命者謀國家民族久遠的建樹，惟靠自己抱定主義，而消滅了一切反動，使主義終於實現，那才算得起是保持了黨的整個，維護了國的統一，絕不如閻先生所言，把戡亂與造亂者同科。中央是有主義的，是渴望和平的，是堅持統一的，絕不至糊塗到和從前軍閥一樣，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在過去許多事實中，久已表明如此了。但是假如有人以武力來破壞統一，中央便不得不以武

方來保障統一，維護統一！有些人以個人做中心。濫用武力。吞併異己，動搖中央。完全軍閥的封建思想，與惡劣舉動，明明白白做了國家建設與訓政的大莫大障礙，中央既負完成革命的使命，可以聽憑這種障礙。塞斷了全民族唯一的生路，而不加剷除嗎？不知有黨者請不必再藉口於黨，破壞統一者請不必再藉口統一，否則惟有徒彰其醜而已！

最近閻先生來的電報裏，更有一點可笑的：我們前次因他屢發謬論，無從答復，如以禮讓為國，召集一二次大會的中委總投票等主張，實在太荒唐了，只好說他一句莫測高深，原是挖苦他的話，而他此次來電，竟說他以前的種種主張，已蒙我們贊許了，這不是滑稽麼？如此簡直有點無賴的行徑，不然便又轉了糊塗念頭。以為人家真的為他的話所折服，受了他的騙，那就格外可憐了。他既認他以前的主張都經我們贊許，所以他最近又洋洋千言，列入什麼請教者幾，商榷者幾，做出誠懇的樣子來假意周旋，而說來說去，仍不外剛才所舉的

那些知有他個人，不知有黨國，或口是心非，言而不行的話，我們真犯不着再和他作口舌之爭子。他的思想，的中毒已深，也絕非一二篇文章所能勸得轉來，他一心想騙人，一味走死路，執迷不悟，只好聽他去。不過我們對於他所以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好給未來的人一個鑑戒。

據兄弟所知，他所以走上死路，第一是因爲他自信太過。他認爲民國十八年來，祇有人上閻百川的當。而閻百川從未上過人的當，不問民黨也好，袁世凱也好，督軍團也好，北洋系也好，革命的也好，不革命的也好，儘管在北方各顯神通，可是總不能損及閻百川的地盤與權利，中國政局儘管變來變去，而閻先生總是坐鎮山西顧盼自雄，民黨革命可以響應；袁世凱做是帝可以稱臣；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弄權稱霸，也無不可以服從。總之，敷衍得宜，應付有方，便始終保定了他在山西的權位。國民軍北伐的聲勢既大，他更馬上參加北伐，因此更一躍而做了北方的革命領袖，情形更比前不同了。他承爲這麼許多

形形色色的局面，他都應付過來。從未上人的當，難道此後還會上當嗎？既有了過去十幾年的鎮定工夫，維持經驗，八面玲瓏的手段，他便以為自己無事不操勝算，也就無事不可以為所欲為了，所以他最近所有的種種舉動，在別人看來，覺得太危險，替他捏一把汗，在他自己一定是已躊躇滿志，認為很有把握，行見全國的人，都入他的彀中，然後他才很固執很堅決地做起來。

第二是因為他看人太輕，他簡直沒有認識革命沒有認識國民政府他的眼光終於最小的環境所限，由扣盤捫燭估量日月，焉得不錯誤！北洋軍閥以前本演的走馬燈式把戲，段祺瑞，徐世昌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懂懂往來都是一樣的人物；攬來攬去，無非就私人間爭權奪利而已當然做不出什麼政府與國家的模樣來給閻先生見，閻先生心目中便認為一切所謂中央者無不可作北洋軍閥的政府觀，是可以隨起隨倒的。他認為今日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外如此，祇要攬他一年半載

他是必倒的，自己便可以起而代之的至少自己也一定可以做到吳佩孚等從前所做的一步不必參加政府之中而權勢足以遙制政府，好比太上政府一般，專斷一切，毫無阻礙，比身居政府之中的還要高明的多。閻先生目中看錯政府看輕中央，存心想來篡竊挾持，玩弄，中央所以現在先對中央反動起來，他的見解如此錯誤，究竟於中央何損？但於他自己却害處大極了，而他終然不悟，直向死路闖去。更有何說！

第三，是因他一面看輕了人面又認錯了人。他向來是好佔人家便宜的，有人送便宜給他佔，他當然歡迎，因此便錯認這班送便宜的人是好人。禁不起人家一擁戴，自己便覺得果然很像，同時便覺得擁戴者也實在不錯，如此互相標榜利用起來，事情便愈攪愈糟。他初時對於國民黨總還有些疑懼，以為黨究竟很厲害吧，能以幾年的功夫，統一了中國，一定是有歷史有精神才會有這種成績。所以去年前年。他雖有趕緊活動起來的欲望，尙因不甚明瞭黨的所以然，而不敢輕於嘗試

。近來不然了，他看見本黨中有許多舊日的老同志，莫名其妙地隨便亂攪，先請出李宗仁白崇禧來護黨，不行又請出馮玉祥護來黨，不行乃至請出張發奎唐生智來護黨。這些人都不行到了現在，一直請求到他閻先生面前來了。當他接受那班人這種推戴與請求時，他一面認為中央一定不行，一面認為自己一定很行，而一面認為那班人也必是黨中很行的份子，才會知道推戴他請求他，於是一切放胆做去了，其實照我們看，找人護黨的朋友，從李宗仁一直找到閻錫山，簡直是每況愈下！即令不然，閻錫山的護黨，與李白馮張唐輩的護黨，事實上會有何分別嗎？試問閻先生對黨，過去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同盟會的一個老同志而已。但自他做山西都督以來，到底有那件事是對得住黨的？倘閻先生定要負起護黨的責任，也得自己先估量一下，自己在黨內的分際究竟夠不夠？黨的領袖，畢竟與其他的領袖不同，沒有歷史與人格，是斷乎不行的，黨的領袖地位絕非巧偷豪奪所能得，偷則十日

所視，十手所指，人人會發覺的。奪則如人格歷史等等，無從奪起很多人把黨的領袖看做高官重爵一樣，以為是名利兼收，大可羨慕的，已經大大錯誤了，如果不明這種領袖地位的由來，而即以求高官重爵者求之，甚至演起禮讓，擁戴勸進一套把戲來，那就更錯！剛巧閻先生年來不革命，反革命，又一班人如西山派的朋友利用他的武力，便把從前捧李，白，馮，唐的，轉來捧他，同時準共產黨，改組派等，也因沒有出路而找到他：於是大家都如蠅逐臭地聚集到一處去，簡直做成一頂「非閻莫屬」的帽子請他戴起來。他以為很厲害的國民黨中，許多很厲害的份子，現已紛紛集合於我的旗幟之下，擁護我了，我還不趕緊幹嗎？閻先生與唐生智是早有成約，同抗中央的，後來因為唐生智發出電報，自己領銜，併且推出許多第二屆中央委員起來，他認為唐的擁護他不誠，所以暫時不動。改組派與他也有成約，可是後來改組派找了汪精衛先生，閻先生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而且當時的情形

他又認爲如果幹起來尙不會討好，所以又遲延下去，並且迫不得已，發出通電來說決心消滅改組派。現在呢，汪先生暫時不出來了，說明白讓給閻先生了，經此一推戴一禮讓，他認爲時機已熟，於是非攬不可了。

第四，他生平總是給當別人上，現在却已臨到別人和他清算賬目之時，非他上一次當不可，不由他不幹了，過去被他玩弄，因他犧牲的人，現在並不干休。不許他再空口講白話，要錢的要錢，要事的要事，有些纏定了他，他實在已到窮於應付之時，再他敷衍不去，迫不得已，只好硬起頭皮來攬了，即以西北軍以前上他的大當，人所共知的，現在他還要抓住人家做工具，不肯放鬆，那就非有一些作爲出來不可不然，誰願意長久跟他鬼混？據兄弟所知，西北將領有寄信給京內的人說：「我們上閻百川的當已够，現在被抓住沒有辦法，大概中央也在上他的當了，在革命的歷史上，無論如何，我們總比閻好

些，不講旁的，單說當初 總理北上，到平津時，我們西北軍對於  
總理的服從與崇拜，都到了極點，岳維峻軍長且受黨命去進取山西，  
那時的閻，不但不知有中國國民黨，與 總理孫中山先生，而且早已  
處在反革命的地位了，現在中央對他卻這樣重視，一定是上了他的當  
了。」其實中央並不是上了什麼人的當，不過始終保持和平統一的政  
策，不答人的既往，也不逆臆人的將來，祇要其人現在真能為黨努力  
，中央便引為同志。這種態度， 總理在世，就如此了，事實上很多同  
志負黨，但是黨終不負同志。所謂上什麼人的當，西北軍過去既已上  
閻的當不小，這次定要同他算帳，不容他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出  
了頭來看看風色，如果不對馬上又把頭縮進去，這次環境一定逼得他  
屬害，所以他不能再保持以前的假面具，雖然遠攻近交的下政策也只  
好用了，不過閻先生要知道環境的困難，多半是自己造的，現在相逼  
的環境，乃昔日自己的心術行為不正所致，現在若能忍痛一時，轉回

正路，而將錯就錯下去，再攪些什麼元老院，樞密院聯合三屆執監委員行什麼總投票，一面找回李宗仁白崇禧乃至譚平山一千人來，一面再招呼了安福系，共和黨，研究系，改組派，共產黨來這些魑魅魍魎，同時登場。試問閻先生將來的環境又復如何，能比現在的好嗎？能不更受逼嗎？閻先生果有降魔杵退鬼符，由這些人擁戴的首領是做得的嗎？段祺瑞在北洋的資望如何，既有段祺瑞登臺，那末當然李思浩長財政，章士釗長教育由此類推什麼是派給你閻先生的一份呢？這種自殺的環境，又去造定做什麼？如此在別人逼他上當以外，他自己又逼着自己去上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第五是因爲有帝國主義者在背後蠱惑着，閻先生認爲有了靠山，膽子壯起來了，他在十多年中，大抵採取保守政策，若不顧一切，悍然出馬，簡直不會有過，比較做得最兇的一次，要算民國十六年的出兵北平，那一次閻先生的舉動，我們都很奇怪，先生我們所定的種種

北伐計劃，他統統不跟着做，那時蔣先生正在上海，馮煥章正沒辦法，他忽然獨自一人北伐起來了，雖然吃了幾個敗仗，甚至傳作義等爲他犧牲才慢慢退回山西，但仍覺得有餘勇可賈，與往昔不同，這是什麼道理？原來他那次勇氣，是直接間接由帝國主義者鼓起來的，他把某某帝國主義者的浪人式的軍人，當做好人，聽了他的指點，得到他的保障，以爲必操勝算，才那樣努力，這一次據我們所見的事實，及得到某國同志寄的來報告，閻先生對外又得了某種默契與暗示，才不顧一切地奮勇向前，某帝國主義者的浪人軍人向來是希望我國統二統三的，最近在我國南邊走不通，北邊也走不通，只好走閻先生的惟一的路，而閻先生又恰恰非有這種力量來壯胆不能有爲，於是彼此又互相利用起來了，至於國家真弄到統二統三以後！在帝國主義者固然是正中下懷，在閻先生乃口口聲聲謀救國建國的人，難道也認爲快心事，得意之筆嗎？

綜合剛才所舉的五種原因，可知閻先生於人我之間公私之際，通通攪糊塗了，所以才有最近的種種倒行逆施，一個人若於僅及自身，不涉旁人的事，無自知之明，一意孤行，爲害尙小；若嘗人我之間，發生很大關係時，也無自知之明，那一定誤人誤己，結果不堪設想，至於對人一方面無知人之明時，或不識人的學術所長，或不識人的性情所屬，都還不要緊，最壞的是連其人於我爲仇爲友，且沒有看清楚，那便危險到萬分了！對於苦口婆心的反認爲仇，對於口蜜腹劍的反認爲友；明明在騙自己，地以爲自己騙了人；明明受了人的騙，却以爲是得了人的擁戴；進一步便認賊作父，而不恤犧牲的國家民族，完全私爾忘公；爲人顛預顛倒，一至於此，雖欲不速亡其身，又如何可得！我們看清了閻先生的所以誤入歧途，愈陷愈深的原故，就感到現在對他已非口舌文字之爭所能收效，在他已做到目前的一步，好像已跨在背上，欲罷不能，那惟有他的內心上能夠自動有所警悟，還可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外更無力量可以挽回他的差誤。關於此事，外間來有一點誤解，現在再畧說一說

我國國民因為智識太不充分，多少時候有著一種誤解，大家向來認為笑談的；不料以閻先生在政治上攪了幾十年的人，今日還將這種笑談算做自己的獨得之祕，拿他去到處騙人，豈非怪事！這個誤解是什麼呢？便是南北分治之說，在此說中，要緊的一句話是：『北人不當為南人所制』我們聽了這話，立刻便會感到，他是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絕對抵觸的：說這句話的人，便根本不能再打什麼三民主義的旗號了，閻先生假如真的主張這句話，又不知他自處於何地，如照這句話說來，南北應分治，東西何嘗不應分治？閻先生是山西人，現在為何要侵犯山東呢？這不是笑話，不是大大的不通麼？是閻先生到了北平，天津以後，據說那裏的商人都恨他，說他比張宗昌，褚玉璞不如。因為張褚雖搜刮了錢去，還是花費在地方上，閻先生搜刮了錢去却統統帶

回山西，換了無數山西不兌換的紙幣留下來，至於現銀是刮一個搬一個走的照這樣情形，閻先生雖要自居北方的領袖，去統治北方，實際上還差得遠呢！閻先生不但不知有國，且不知有北方，所知者惟有一個山西而已；而偏生要提出南北分治的話來，煽動一般愚人，是不知道落到幾百年去，論器度也適以自彰其狹陋而已，如果有人真被他這種話煽動了，其人之愚真是不可及了！戴季陶先生前時派人到西北去，實地觀察了西北狀況，覺得很可悲憫，回來於是說：『我們要趕緊開發北方，南方的人應該往北方去，北方常鬧飢荒，至少是水利沒有辦好，交通沒有辦好，南方人應該去幫忙，把一切要緊的事趕緊做起來』，戴先生這番話，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的地位上講的，沒有什麼毛病，在座很多北方的同志，試問誰是主張把老家的大門開起來，不願別人去投資出力，作開發實業振興教育種種事業的呢？即如開灤煤礦中，從前便有很多廣東工人那成什麼問題！大家同是為國家工作，增加

生產，分什麼彼此！可是有人把閻先生的話輾轉訛傳變做閻先生主張以南人去統治北人征服北人，這是什麼話！這是很像帝國主義者從旁挑撥的口吻，教你們一國之中，南北一分東西一分後便真的成了統二統三統四的局面了，我們說閻先生上了那種帝國主義的圈套，就此一點看來，又是並非虛假吧。

閻先生的事，現在已惹起全國人的注意，許多方面商民的代表，都認為他的謀叛與中央最近或者不免對他用兵，都不必驚慌，因為大家看準他是不久必倒的，現在已是輪着他的時候了，商民能有此種觀察，更為可喜，兄弟於軍事學雖不很懂，但對於用兵的基本道理，也畧知一二，照已往的事看來，我們同志都已成了很高明的預言家。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等，一幕一幕的事，結果如何，都是按照我們所預言的實現的，我們的話，次次應驗。這一次我們又可斷定閻先生如果自己的內心不能有特別覺悟，放下屠刀，去買

船票，那是一定要失敗的，而且失敗得比以前諸人更快更慘，這一個預言，我們確乎敢說，而且確信其必驗，閻先生若能就此真的禮讓而退，免却北方人民再度遭劫，國家元氣再度受傷，那麼，已往的過失，或者也就可以彌補過去了，不然，亂事既終不能免，橫豎軍閥一定要剷除的，全國真正的統一一定要實現的，與其慢慢的，如何快一點好。何必把這一個碩果僅存的軍閥，最後一個的癰疽，長久留着潰爛？還不早點開刀，讓他早點平復，早點長起新肉來嗎？這不但我們如此想，全國人民誰不如此想！那我們的預言，又何患其不驗！吳先生說的好：從蔣李，白，張，馮，種種反動，定要等到中央討伐才消滅；至於閻先生這次的做法，是含有自滅性的，不待中央去討伐他，他自己內部不久自會崩潰的。由此說來：目前惟有自覺與自滅兩條路在此，聽閻先生走那一條了。

至於我們，自蔣主席以至全體在黨治之下工作的同志同胞，惟有

爲黨國而服務，不必顧慮其他，大家總要記牢總理的一句遺教：「人以服務爲目的，不要以奪取爲目的，」固然不當如許多反動份子，以爭奪去代替服務，或如閻先生，以禮讓爲爭奪，更不當看輕服務，而貪圖清閑高或蹈的美名：那是不革命而已，並不高，也不美，至於一般的名人地位，人人都不應計較或爭奪，例如主席，很有人要爭了做，實在是笑話！做主席有什麼尊貴，值得大家如此看重！不爲主席，難道便不能服務了嗎？若就服務以外去認真，怕就不免離開革命的立場了，我們平常開會時，對於主席，總要讓來讓去，讓到四五分鐘才得完。因爲大家心裡都認出席會議來討論事情的，不是來做主席的；不是爲着個人，而是爲着事情，會議的臨時主席如此政府的主席也是如此，大凡一樣物件，總有一個重心；要舉起物件定要有一個支撐點，例如一根槓桿，我們如要把他平平地舉起，一定很覺吃力；苦於附近重心之處，設一個支點，再去舉他，便容易多了，不但物理如此

，就是事理，也是如此，我們要全國政治辦好，定要有個政府；要政府的大小事情易舉，定要有個主席：這是同於物理作用的，所以總理解說：「政府是機械」我們担任政治工作的人，更要抱定宗旨去服務，大家各自用力，舉起我們的事務，主席也同是用力服務的人而已，假如丟開服務，而將名義地位先橫在心上，固然便離開革命的立場，也就無所謂擔任政治工作了。因為「政治」的解釋，原是關於衆人的務，而並非關於衆人的名或位。我們同志應先切實體行，總理這遺教，去轉移了風氣。然後國內自能無亂，一切止亂戡亂的話自用不着了。

## 本會糾正閻錫山電

太原閻百川同志勛鑒，據閱同志致本黨領袖蔣中正同志元電，以禮讓爲國之言，作相約下野之請、道路紛傳，咸深駭愕，蓋蔣同志本革命之天職、受黨國之重任、用舍行藏、絕難聽其個人之自由、比來國內

多故，猶能不憚辛，更何能以人言爲進退，且同志素排異議，擁護中央。遂曾鷹揚牧野，會師中州，乃謦衆之詞墨藩未乾，竟致黨國於不顧，而欲挾蔣同志以俱去，既不足以自解，抑何以維紀綱，若謂戰亂未已，重苦元民，不如引咎辭職，以圖自全，殊不知討伐叛逆，絕非內爭可比，辭職自全，更非革命者所應爾，我中央歷來對於一切叛逆，必至不得已而後用兵，仁至義盡，宜爲天下人所共諒，乃彼輩深迷不悟，百計思逞，是則中央秉承全國民衆之要求，舉師以勸平之，亦即所以整飭綱紀，懲一警百，以勸亂止亂，更進而期無亂也，不圖同志見不及此，發爲無病之呻，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是，適成其非，徒爲親者痛仇者快而已，至曰種種糾紛，由於三大異議，宜合三屆執監以圖救濟，而所謂三屆執監者，固久已隨個人之喜怒爲是非，桂系及改組派，曾藉此互持異說，以爲攫取權位之口實，譸張爲幻，聚蚊成雷，何同志亦不深察，竟墮其奸，微論此舉爲不可能，且於

本黨總章，毫無依據，破壞黨紀，亦即無異毀黨，本黨以無數之犧牲，而得今日之局面，試一眷念總理奮鬥之艱難，先烈經營之不易，靜夜思之，其何忍言，爰貢愚忱，諸祈諒鑒，語云懸崖勒馬，幸勿河漢斯言也，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篠！

## 本會再規閻錫山電

太原閻百川先生大鑒、前電計邀洞鑒、昨見先生又發銖篠兩電、本會尙有不能已於言者、特再爲先生陳之、先生初主張禮讓爲國、繼又欲在野負責、夫旣云在野、直與平民等耳、安能負黨國之重任、主張矛盾、一至於此、顯見先生未能忘情於兵柄、的欲施以退爲進之權術、而達個人專政之野心、須知革命乃義務、而非權利、是利他而非利己、凡負責盡義務、爲人民謀福利者、是謂之革命、反之放棄責任、不盡義務、又圖遂個人野心、不顧人民利害者、是謂之反革命、至若目

無中央、不守紀綱、犯上作亂、危害黨國者、直叛逆耳、先生身負黨國重任、應如何盡忠努力、以報黨國、以慰民望、乃不此之圖、反喪心病狂、不明責任義務、而輕言下野出洋、且欲挾負責之革命領袖蔣中正同志以俱去、不知是誠何心、先生最近態度陡變、顏色屢易、大有由不革命而趨於反革命之勢、先生即不爲黨國計、獨不爲先生十餘年來精用太極拳所保存之地位計耶、先生此時中病已深、或已罔知所云、本會原不忍再詰責、惟爲黨國前途安危計、實不願先生再發狂囈、以亂人心、先生果真決心出洋、儘可呈請中央免去本兼各職、不動聲色、即日束裝就道、無論東瀛西歐、南洋北極、倘以正大光明之態度前往遊息、靜養思過、以圖自新、當可得天下之諒解、若能實踐前言、與先生之大哥馮逆玉祥、携手同行、更可免食言自肥之譏、全國同胞、全黨同志、更當觀欣鼓舞、共爲先生餞行也、特再奉勸、務希猛省、免遺後悔、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簡

## 吳稚暉再箴閻錫山電

「論時事以言指定在三屆爲尤要」

「據爲出師名重苦人民不祥莫大」

(一)太原閻副總司令百川先生勳鑑拜奉敬電，莫銘感佩指定得援成例，先用已無疑義，所爭在時勢，然一二屆以祕密工作爲理由，與理論事實，皆不相符，論時勢以言指定，在三屆爲尤要，毛細之爭，忽措詞張大，從前諸反動，皆醉翁之意不在酒；僅據以爲出師之名，先生反對武力，忽居此出師之名，重苦人民，不祥莫大，黨國破碎，責在戎首，務望臨崖救濟，已別草四千字，另紙馳陳，弟吳敬恆叩冬。

(二)太原閻副總司令百川先生勳鑑，拜奉敬電，轉示先生電復廣州特別市黨部馬全文，並有下詢芻蕘之意，愛黨之熱誠，與待友之虛懷，莫名感佩，茲敬申其鄙見者，指定得援成例，先生已無疑義，所猶待

討論者則以一二屆各省皆在秘密工作中，三屆成立，已非其時，無指定之必要，故懷疑于三屆，此本反動份子口頭常持之理由，先生猝被所欺，亦始以之爲辭，實則一屆指定，爲防腐也。二屆指定，爲親共也。三屆指定，爲汰共也。簡單明瞭，爲路人所周知，而孺子能立喻，深文曲說，徒周章耳。若云一二屆皆在秘密工作中，應當指定，此與理論事實，皆適違反，秘密中既能工作，則到處有秘密團結，正得各隨其小組，選出最堅實之代表，選舉一宵可就，豈必設會所，貼布告，強在軍閥監視下，爲形式之表示，才算選舉，故謂秘密中不便選舉，乃理論所不通，又已過之歷史，一屆大會指定，最多者反爲廣州公關之各部，外省如河北安徽，却反有選舉之代表，故謂公開時不應指定，于事實又不合，其實一屆所以指定，完全恐從前一切拘墟之舊黨員，任其馬上選送代表，將徒增無理之取鬧，二屆所以指定，乃恐反共色彩者爲代表，則障礙聯共，全般理由，如是而已。故以秘密爲指

定之理由，真不值孩提之一笑。至于三屆形勢之嚴重，遠過于一二屆，十六年四月汪先生歸自莫斯科，弟等泣求其反共，汪先生反與陳獨秀共發宣言，其年之冬，弟等再向汪先生下跪，汪先生又釀廣州之慘殺，口頭儘唱反共，事實仍樂利用，包應甲乙丙丁，暗成連環，藉斷不免絲連，此左派自命者，思想不敢落後之苦衷也。試觀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各省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宣言，見于布爾歇維克雜誌第九冊，宥曰，張發奎，陳公博，與李濟琛，黃紹雄，共放顯微鏡下，亦看不出什麼分別，此反共真也，然又曰，張陳又來請求合作，我們止要條件相合，就是北洋軍相求，也可允許，何況張陳，此利用亦確也，一二屆時敵人爲軍閥，雖懼奸細混入，然大部數寡而技拙，不足深防，三屆之敵人則爲共黨。及盲目受利用之共黨工具，此輩無孔不入，能整票的額不雕字，挾金箍棒而溜入腹心，此又在汪先生所深嘗其味，故指定中有所謂圈定法，至今各級黨部之選舉，正猶用之，最近

北平河北河過去之黨部，皆圈定者，終以爲忠實可靠矣，豈知語其結果先生爲之縐眉苦臉，不能不信其中實多準共產黨，至去秋介公蒞平，驗之而信，始報中央斥換，圈定者尙然，如其竟對反動份子，閉目歡迎，憲政時代應有此國會，而訓政時代實無此黨紀。

且先生一則曰如由一人指定，再則曰假使有人指定，所謂一人與有人，其人想指蔣君，二屆指定羣詬汪君，則三屆指定例詬蔣君，簷而椽子，注目于出頭較前之一根，其勢然也。惜與事實又不符，欲避免阿私所好，先生不必問他人，即可問今日劇烈反對三全大會之李德鄰先生，當廣州燒殺之後，弟與李先生等自然老實不客氣，反對所謂粵方委員，當時恐之者却爲蔣君李先生之同志，日騰電報于武漢，謂非全體治罪與開除不可，卒爲蔣君所勸而罷，然其後夾攻奮鬥，一時蜂起，革命之評論，大陸之大學，尙妄吹費有自出，此蔣君苦心容納異己，求弭黨爭，爲衆之所知，因而三大將開會，李先生等日惴惴焉，恐此輩代表之充

斥，前番弟電次隴先生，告知執監會偶集湯山，有人以爲選舉太完備，黨必破碎，欲黨之完全選舉，止可因襲，其時弟與李先生等，皆注視蔣君，迨蔣君亦首肯，衆始歡然，既而執監開常會，又皆以爲然始決議沿用指定成例，李先生尙不健忘決不願以三屆指定歸功于蔣君一人，故一二三屆之指定皆出于不得已，若謂無總理之才能，亦欲學總理之通變，俟太刻舟求劍，毫無長進，此諸執監隨二三屆之汪蔣二君，皆當俯首無辭，若先生皇然，即以此爲有損黨紀，則總理將莞爾而笑，故先生上反動者之當，指摘三屆，頗不近理。若求選舉完美在將來四屆將開之先，先生坐中央黨部，建議不再指定免得永援此例，自然亦爲求全之正論，可是將來事實許與不許，恐尙成問題，萬一迫于時勢之不得已，猶應變通，愚昧之見，總理終少錯誤，不如仍沿其指定之法，較爲得當，孔子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再越三年而至五屆，決不需再沿舊例，相繼而永援，必無其事，似先生不必

過慮也。至于先生貢獻于時人之高見，曰合三屆執監爲幹部，曰全體黨員，總投票，則不列于黨章，不見于遺著，各人離總理之教，以爲主張，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欲望黨之整個結果必更破碎矣，然我輩宜默請于總理之靈，使四屆即無庸變通，尤萬幸也，致三屆之沿例變通絕無可議，因此自李白之抗命，至于唐孟瀟之叛變，彼等宣言，各有短于三屆，先生或斥其亂，或討其逆，絕無猶豫，元旦在太原送先生上討唐之軍，盛惡唐爲三屆之叛徒，無曾乃一月之久，忽如同隔世，大有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之景象，若白若李若張若唐，若皆曾爲先生所手戮，先生忽焉中怯眩倒地起立，而其厲遂附大聲狂論三屆；不啻若自其口出，此非敢心大不敬狎侮先生至此，弟實震駭於前後之兩人無可形容，而不自知其狂誕耳，死罪死罪，或有進一步而逆臆者，曰此實平常，蓋將有人欲置先生於爐火之上，使極口反對武力者，姑一度試着戎衣，天下遂可大定，欲帥出之有名，使三屆爲犧，爲其

名耳。嗚呼，先生休矣！國人之厭亂，早已無分有名無名，視同一邱之貉，先生來入地獄，人民亦以餓鬼相待，語云；救門者不奮拳，先生就任副總司令之答詞曰，若再用武力，必至循環來復，近日漾電，則曰不當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貫徹自己之宿諾，宜若何之絕緣，乃鄭州回車以後，中央因唐孟瀟師潰遂不窮究其所在，又因石漢章意誠，泰然盡忘其過舉，正圖開三中全會，整理庶政努力建設，不謂先生之所謂漾電，早已於月初紛紛派信使，四出煽動，以前未出鄭州，又以中華民國名義，贈委若干總司令，一面戒嚴扣車遣兵調將，意欲何爲，不恤循環，願爲其報，使人復乎，抹去不字，干戈當用其必用乎，樹欲靜而風不息，民欲休而先生又不許真不可思議之至矣。先生漾電，又有曰由黨爭而變兵爭，士兵則死亡枕籍，人民則困苦顛連，對外無禦侮之能，對內失統馭之力，先生叙往事也，然惜先生今日之行動，直可爲未來畫一小照，突評三屆，是謂黨爭，黨爭其名，本爲兵

爭。於是死亡困苦因之更甚，禦侮更無能，統馭更無力，亦爲必得之果，誰先黨爭，誰引兵爭，爲誰死亡，爲誰困苦，何至無能，何竟無力，不幸先生首以三屆發難，隱圖師出有名，於是死亡將爲先生，困苦將爲先生，無能無力，皆將由先生，再由先生而推及從前，則彼甲仆乙起，丙倒丁興，恍若輪流瓜代，有如間日瘡發彼等各等責難無一非變相之先生也。中央雖無意卸罪兵爭，似乎已證明未爲戎首，是皆先生現身烘襯，形成如此耳。中央統馭無力，有慙德矣。然賢如先生，猶無端不受統馭，尙何言哉，更舉痛史，尤爲對外無禦侮之能，伊誰致之，亦可由戎首問題。畧一討論，外交不嫌堅硬，本繼承於總理，以爲蘇俄能平等待弱小民族，政府欲自由取消不平等條約，當首收中東路，可以一無問題，豈知大上厥當，赤色帝國主義之毒辣，百倍於白色帝國主義，然禦侮猶可圖最後之共奮，不料所謂改組派，竟逞其方有外合，遂起裏應，東師正與赤賊肉搏，張發奎即在鄂西發難

使中央無暇應援，近日察知一事，尤可痛心，即先生近習在京者告我，閻先生不滿於中央，在東蘇戰爭時，亦有一疑點，其時謠傳中央將借扼俄之名，遣兵五萬，北行至津，遂圖逗留不進，解決河北，嗟乎，嗣後中央未遣一卒道津，即投竄恐爲器所忌乎！而且張師既竄湘西，馮師即接之而攻豫，中央又不能不應，此汪先生常苦主義上之夾攻，故即於兵爭上發明夾攻，以苦中央，且從而借此不助外戰，止願內爭，又加以惡名，以爲返國活動之資料，是亦無賴矣。今先生批評禦侮，乃知有兵五萬，曾委曲而不敢過津，無能又復出於先生之口，亦可傷矣。終之此皆因事實而逆臆，未必即爲真確然若先生果不免於兵爭，先生將無以自解，所謂兵士死亡，人民困苦，亦成貓之哭鼠，爲滑稽矣。故萬望先生雖有武力而竟不用，使予失言，人民甚幸，黨國甚幸，率直附陳，惶悚無地，弟吳敬恆叩冬。

### 三院長再箴閻錫山電

太原閣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奉讀勸電、欣悉弟等愚忱、已畢達于左右、並知德妙轉圜、不復堅持前議、介公受總理知遇、黨國重託、去留之計、本非因先生一言而轉移、既承明示、亦復可慰、繼見先生上中央執行委員會電其言簡意賅、自明不再作前電之主張、幸甚幸甚、更念今茲爲本黨擯棄之一切腐惡分子、方奔集先生之左右、欲以先生爲犧牲、其言至甘、其狀至恭、並包圍挑撥之術至工、見先生之猶豫、必更盡其智計、以誤先生、弟等遠念先生局勢之僵、環境之苦、敢再直陳所懷、幸詳察焉、自弟等刪日電達左右以後、因承賜答、屢作往還、然不祥之耗、亦相繼並至、如馮鵬翥師之入魯西、津浦交通斷絕、却把電訊機關、改纂往來文電、監視黨部、搜捕黨員、甚至別立旗幟、私與名號、動員南下、暴露企圖、凡此種種報紙騰聞、絕非臆造、因此舉國憤激、入告中央、願爲前驅、請申討伐、中央爲數省人民計、爲先生前途計、力主和平、迄無戰備、千方百計、委曲求全、

此不特爲全國人民所共聞、當亦爲次隴階立兩兄所深悉、古人云、爲政不在多言、止謗莫如自信、先生苟體念及此、則莫如取銷中華民國軍名義、撤回各總司令各指揮等之委任、放回津浦列車、調開魯西晉軍、並將監視之黨部、拘捕之黨員、一一復其自由、一切黨務政治軍事舉措設施、惟中央之命令是聽、毋或違貳、如是則事狀大白、人心可平、黨國之法紀重光、先生之功德無量矣、弟等更念先生在今日或已受制於自造之環境、自共產黨以至於安福系、牽率分附、羅列賓館、誰爲致之、孰與麾下、此中因果、似費周章、弟等歷覽政變、曾與周旋、深知若輩、如螫臂之蛇、若不忍痛斷腕、勢必流毒全身、彼本無作亂之力、而欲劫先生之力、以亂黨國、彼本無是非之心、而思假先生之口、以淆是非、其來焉以先生爲弄兒、非有所愛、其敗焉以先生爲犧牲、復所何惜、若不勘破其陰私、或驅諸門外、或繫付有司、則所受之累、將無窮期、甚且聚蚊成雷、習非成是、終陷先生於絕地、

、爲國人所不容。例如先生接受中央警告、已知在黨員之地位惟有服從、而猶云以前軍閥叛人、俱爲黨爭而起、所實具在、寧得矯誣、而先生仍不能覺悟認識者、可知生心害政、其受諸莠言煽惑之毒者深矣、綜上所述、悉出至誠、總期以事實證明、服從中央、以毅力拘逐黨國叛徒、則衆口息而紅波平矣、繫鈴解鈴、事在先生、惟詳察善圖之是幸、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微印、

關

圖



## 五院長告全國軍人書

自北伐完成以後，中央所樹立之根本政策，而舉全力以謀實現者，即曰和平統一。蓋非統一不足以充實國家之實力，而躋民族獨立平等之域？非和平不足以恢復社會之元氣，而與人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故欲謀國家之獨立，當先謀國家之統一，若欲求國家永久之和平，亦當於真實統一中求得也。中央內念人民之苦痛，外顧國際之風雲，知和平統一，爲中國人民求幸福民族謀獨立之唯一出路，故即以和平統一爲政府之根本大策，一切措施，均以此爲鵠的，一切努力，均以此爲依歸。此事實昭著，而爲國人所共知者也。

不幸中央力謀和平統一之時，迭出攪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叛亂，自去春桂系軍閥叛變以後，繼之以西北軍之作亂，以及唐逆生智，張逆發奎，先後之背叛，致使甫告完成之統一，迭受破壞，甫行實現之和平，屢遭擾亂，幾如一片嫩芽，爲狂風急雨所摧殘，一線曙光，爲烏

雲霧所障蔽，此實國家之不幸，亦即國人所深爲痛心者也。

然而叛變軍閥，雖相繼發生，而不族踵之間，均次第消滅，此即事實證明，無論軍閥如何搆亂和平，而和平終必實現，無論軍閥如何破壞統一，而統一終必完成。亦即事實證明凡背叛中央以圖破壞統一擾亂和平者，終必消滅。當桂系軍閥叛變之際，擁有兩湖兩廣之地盤，勢力不可謂不厚，然而討逆軍不費一天，不發一彈，即平定武漢，逆軍崩潰，於是桂系軍閥，因而消滅。馮玉祥部以西北十餘萬之衆，入寇中原，反抗中央，當時聲勢亦甚浩大，然經奉封臨汝一戰，逆軍即全線潰竄，主力損失殆盡；唐逆生智，當浦口兵變之時，稱兵作亂，危脅中央，然而不滿一月，即隻身潛逃，全部繳械；張發奎聯合桂系餘孽進犯廣東，經討逆軍一擊，即狼竄豕奔，全體瓦解。歷觀叛逆軍閥之末路，即可知凡反抗黨國以破壞和平統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趨于覆滅。此種寶貴之教訓，我全體軍人，宜深自體會而警惕也。

叛逆之徒之所以甘于叛逆者，實基于其封建的軍閥心理，即視其軍隊爲個人之軍隊，其勢力爲個人之勢力，而不知一切軍隊皆國家之軍隊，一切軍事勢力皆爲國家所有。因此一念之差，遂致萬劫不回，蓋既以其軍隊爲個人之勢力，則一面既欲併吞別部勢力，而擴張自己之勢力，一面又唯恐自己之勢力爲別部勢力所消滅，於是或挑撥離間，使別人互相衝突，而從中漁利，或竟明目張胆，稱兵作亂，殊不知此種行動，不僅禍國殃民，而且實爲自殺之道，叛逆者之漸次滅亡，卽其明鑒。根據過過去經驗，同人等甚願我全體軍人，尤其曾犯過誤之軍人，更望其力行下列各項，切冀恢復其革命人格與歷史也。

第一：須視軍隊爲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爲個人之私產。加以軍隊爲個人之勢力，則其結果，必視自己軍隊以外之軍隊爲與自己敵對之勢力，而加以防範或嫉視，於是或聯甲以防乙，或聯丙以倒丁，縱橫捭闔，糾紛以生，此不僅禍及國家，亦且害及己身。若以軍隊爲

國家之武力。則一切軍隊爲自己之友軍，親愛互助之不暇，何致互相仇視互知防範，故革命軍人應以自己所率之軍爲國家之武力，此不僅足以救國，且足以自救。

第二：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不宜犧牲國家之生存而求一己之倖免。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古有明訓，人所共知。也國家長期陷於分崩離析之狀態，而不得統一，則整個國家，將爲外國所消滅，一部軍人，焉能倖存。故任何軍人，必擁護中央鞏固統一，使國基日固，然後本身之生存始克保障。如果挑撥離間，幸災樂禍，使別人互知衝突，而其在別人衝突之中，欲求一時之苟存，未有不<sub>如</sub>國家之淪亡而覆滅者也。

第三：須不存利用別入之心，而亦不可爲別人所利用。革命軍人皆重人格，利用別人作工具，以謀一己之利私，此市井無賴之所爲，革命軍人決不宜出此，即使他人一時爲我利用，久後必歸覺察，及他

人覺察爲我利用，對我之怨恨必甚於一切之仇讎。循環報復，豈得倖存，此乃一切反動派及昔北洋軍閥之慣技，苦用之於今日革命時代，未有能逃滅亡之覆轍，然而國家因此之損失，亦伊於胡底，故即爲一己謀利用別人爲工具，亦非善策，至甘心受人利用而爲虎作倀者，則其心更不可問也。

第四：只求問心無愧，不畏人之滅我。歷來叛變軍閥當其叛跡未著之時，無不惴惴焉惟恐人之消滅也，其所以有此心理者，實由於居心不可問也。如果存心無愧，又何致有此疑慮耶？公道自在人心，正義未至淪亡，我果誠心爲國，効忠革命，則無所往而不可，如果無故而欲消滅別人，必爲公道所不許，正義所不容，故吾儕只須居心作事，光明磊落，不必多所疑猜而自驚以伯有也。

以上四項，爲全體軍人所應注意，尤盼覺悟而力行之。綜上所述可以一語概括之，即吾人居心行事，應處處爲公。不宜稍存私念是也。

。爲公則敵可化爲友，爲私則友可變爲仇。爲公則可得人民之愛護而生存，爲私則將受國法之制裁而消滅。存亡之分，榮辱之別，全繫於爲公爲私之一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鑒叛逆滅亡之覆轍，我袍澤不可不深自警惕也。中央之態度，亦有須爲我全體軍人告者：中央始終以總理天下爲公之懷，貫徹和平統一之旨。既無絲毫利用某方消滅某方之心，更不至受某方利用以抑制某方。中央所知且必力行者，惟在抑制內戰，實施編遣，以完成統一，保障和平。故凡稱兵作亂，擾亂和平者，中央必根據人民之要求，以之爲人民之公敵，且爲謀國家之統一與獨立，是萬不得已而討伐之。過去一年間，自討伐桂系軍閥以至於撲滅唐漢智，均不外此旨。如有澈悟前非，切戒內戰，共同一致，力謀和平者，則中央自必一自同仁，且當謀保全其革命之歷史與地位。是乃同人等所籲求禱祝者也。夫兵兇器也，戰危事也，統一爲獨立之本，內戰爲亡國之兆，順逆是非功罪利害，尙望全國袍澤深

思而熟察之。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趙戴文蒸印。

## 蔣總司令告軍人書

實施編遣制止內亂爲和平統一之方案

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本貫徹和平統一之宗旨、愛護革命軍人之熱忱、文告我全體軍人、於自救救人之道、不惜剴切詳明、諄諄告誡、凡忠於黨國、忠於革命者、宜無不警惕感奮、仰體力行、以期不負政府之期望、而完成吾革命軍人之天職、中正忝總戎機、平日於順逆之分、義利之辨、亦曾以總理詔示我革命軍人之智之意義、時加勗勉、時至今日、猶勞黨國領袖、反覆申說、以此督責、此實中正之所疚心、而爲吾袍澤所共應惶愧者也、

五院院長告誡吾人之要點、即吾軍人居心作事、應處處爲公、不宜稍存私念是也、此不僅我軍人救黨救國救人民之先決條件、亦即吾軍人自

救之唯一良策、蓋爲公、則革命人格可以發揚、革命歷史可以保存、而革命事業亦可因之完成、爲私、則不僅足以墮落革命人格、沾汚革命歷史、破壞革命事業、卽革命軍人之生存、亦終不能自保也、革命軍人、成敗固可不問、得失亦無足闕、惟於順逆之分、公私之辨、則不可不嚴、中正願與我袍澤以五院院長所告誡于吾人者、奉爲終身之圭臬、庶政府和平統一之政策、得以貫徹、而吾輩軍人、亦不致誤入歧途、而爲天下後世所唾棄也、至于和平絕一之方案、五院院長亦曾明示吾人、以實施編遣與制止內戰爲唯一之綱要矣、蓋編遣不能實施、則擁有兵柄者不惟擁兵自衛、甚且擴充兵額、互相爭奪、使中國長期無統一之望、內戰不能制止、則彼爭此攘、甲滅乙興、致中國永久無和平之日、而內戰與內亂之分、尤爲我袍澤所不可不切實認清者、蓋內戰云者、軍閥與軍閥之私鬥是也例如二千年前春秋時代、列國雖互相爭霸稱雄、而猶尊奉其中央之名處、不敢犯上作亂、自居爲罪魁

禍首者、可謂之內戰、若夫割據稱兵、脅制中央、擅改法令、破壞紀律、實爲內亂、而非內戰之可比也、內亂不戢、則統一難期、統一不成、則不惟使國家分離析、人民顛沛流離、而民族亦將萬劫不復、求無獨立自由之日矣、中央當內亂將起而未發之時、必竭其血誠、苦口婆心、以行勸止、蓋冀作亂者之悔罪止亂、以維持統一和平也、及其亂之既發而不能制止也、則革命救國之中央、惟有出於討賊戡亂之一途、以盡其所應盡之職責、蓋革命政府之職責、乃在戡亂定國、剷除封建勢力、制裁反動行爲、以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與民族之獨立平等也、夫既不能制止內戰、又不能戡定內亂、是必私心自用、苟且偷安、助惡獎亂、害國殃民之政府、方忍出此、又焉得謂之革命政府耶、世人曾誤以內亂爲內亂以致順逆不分、是非倒置而國立亦且無日、故中正不惜反覆爲我袍澤申述也、我軍人尤應知軍隊皆爲黨國之軍隊、一惟黨國之命令是從、中央者、黨國惟一最高之中央也、吾人既自

名爲革命軍人、即應盡革命之職責、而克盡革命職責之惟一方法、即在始終服從中央、竭誠擁護中央、中央者、我全國國民之中央、亦即我全體袍澤之中央、而非一人或少數人之中央也、我全國國民之中央、亦是我全體袍澤之中央、而非一人或少數人之中央也、我人不可一日離中央、無中央、則吾人革命之生命、即無所寄託、故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中央者、即自絕其生命也、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稱兵作亂反抗中央者、謂之叛變、亦即謂之內亂、而制裁反側、戡定內亂、是爲討伐、而非內戰、此乃順逆之分、亦即公私之辨、吾軍人不可不明察也、中正竊願與我袍澤共勉之、

## 中央宣傳部告同胞書

我同胞沉淪於泥犁地獄之中、慘過非人之生活、憔悴呻吟而不克自拔者久矣。溯自前歲克復平津之時、咸期從此扭斷鎖鎖，共慶自由

，振奮之氣，充溢四表。豈意革命之旂鼓方張，而封建之餘孽已集，外假柔順，陰肆攘奪，腹削榨壓，血肉爲枯，旣遮斷中央之政令，使同胞無從無受主義之惠澤，更巧卸自身之罪惡，謂中央未嘗念及民衆之疾苦，日月遷邁，滋蔓遂深，於是我同胞習聞革命之呼號，未見革命之實惠，浸假則致疑於本黨，更府怨於中央，未能自察己身早在反動迷網之中，困頓顛連而無人爲之垂顧矣。封建勢力旣售把持之計，遂益縱宰割之謀，乃進而破壞統一，脅制中央，造成國家紛亂不堪之局面，致有華北一帶亘古未有之荒災！茲以外患之侵凌日亟，國民之生計待紓，而封建勢力又必欲支撐其終當毀滅之壽命，以與我勞苦憂傷之民衆爲敵。同胞欲圖生存解放，應立即覺醒，起而速謀自救之策，擁護爲民所有之政府，相與奮鬪，還我神聖之自由，共趨幸福之坦途，時機迫切，不容觀望。謹以中央維護和平統一圖謀休養生息之要旨，以昭告於我親愛同胞之前。

凡屬統一之國家，其軍隊之指揮訓練，必絕對操於中央，乃謂國有之武力。武力國有，然後可以禦外侮，止暴亂，爲國家福利之干城，民族生存之保障。本黨於統一全國宣告訓政之始，即孳孳然努力於此項工作之定成。編遣會議一再召集，運動裁兵，今猶未止，不圖封建軍閥，迷夢未醒，妄以國民供億之軍隊，據爲個人權利之護符，把持地方，剝削人民，坐令邊烽日亟，國防空虛，長此以往，國何由立？桂馮張唐諸逆之叛滅，即係民意試驗之結果。今尙有人謂中央不應以武力統一全國，遑然於個人權利之論爭，不知中央之武力，即爲人民之武力，其有私兵構亂，據地虐民者，是乃人民之死敵，中央必秉承人民之意旨以戡亂討逆，職責所在，不容委卸也。至若受命中央而不爲國家保障統一，爲人民圖謀福利，反竊持一部分民有之武力，以盤據地方，讓亂肆虐者，我同胞對之將作若何判斷耶？

封建軍閥既欲私有人民之武力，必先割據國有之地方，某省某縣

盡作作人之采封，一捐一稅，皆充個人之私囊，商旅已苦於捐輸，而中央未見報解之明文；農工咸疲於徵發，而中央不聞直接之申訴；尤有甚者，凡封建勢力所盤據之區域，中央未嘗予以許可，人民未曾知其準備，即濫發大宗不可兌現之紙幣，以吸取人民之現金，胥吏所驅，捆載而走，民間之膏血已盡，糧賦之追呼弗戢，迨夫民憤激起，則謗爲中央之不予接濟，若至無可掩蓋，則稱維持地方所應爾。夫一國之財政，中央與地方庶政收入，原有明白之劃分，且有指定之用途，今封建勢力，既把持地方之收入，復截留中央之稅款，尙猶源源要索，使地方庶政，無從舉措，而中央更陷於無法應付之境，得則暫時相安，缺則立行叛亂，此種貪饕狼鷲之惡徒，已不容其生存於青天白日之下，然而中央尙隨時予以勸誨，苟可弭亂於無形，不使人民受更大之犧牲，莫不曲予優容，此種事實，我同胞均身受之，其亦知封建武力之可恃乎？

邇者金貴銀賤風潮之發生，識不者莫知爲帝國主義者借以抑制中國民族運動之毒計，然以我國之既貧且弱，至於此境，欲圖根本之救濟，舍力謀國民生活之安定，生產事業之發達，實無其他可走之生路，而望生活安定，生產發達，必先力謀和平，使社會元氣之恢復，維護統一，使交通得以暢順無阻。今封建勢力既盤據於地方，加緊剝削我救死不暇之民衆，試問元氣何以恢復？至於交通，言之更爲心痛！我國所有之交通機關，除航權大部爲外人侵佔尙待收回外，所賴以輸運貨物，貫通四方者，惟僅有六七千里之鐵道而已！此短距離之鐵道，大部設在北方，關於華北人民生計榮枯者尤大，而封建勢力既不思利用之以充厚民生，且進而毀壞之以希圖負隅，若津浦平漢平綏隴海平津各線，我同胞其一清查每日收入之款爲地方所截留者常過十分之八九乎？亦知每路數千輛之車皮，其歸商旅應用者常不及十分之一二，其餘均爲封建勢力盜佔而去乎？又知工農每年所生產之貨物原料以

無法輸運出口，均被封建之軍隊截用乎？我同胞非不知艱苦辛勤以求生產之增加也，非不知中央決心遵行總理建國遺教以敷設全國之鐵道也，然而封建勢力竟當此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極端猛烈，國民需要物質建設萬分緊迫之際，起而對國家僅有之交通，加以極大之妨害，使當前之生產事業，失其憑藉，將來之生計，陷於絕境，此又我同胞身受之痛苦，若不自振援，以促成真正之統一，將貽憂戚於無窮者也。

基於上述諸現象，本黨深念同胞之創痛已極，萬不容虐民之封建勢力，乘機再起，即人民必須獲得休養生息之時機，國家必須達到自由平等之地位，其唯一之策略，只有和平焉統一。蓋惟和平，然後可以恢復社會之元氣，惟統一，然後可以建立國家之權力，和平統一，乃中央本人民實際需要而定之根本政策，力行此政策者，乃人民之友，違背此政策者，即人民之敵，而對於此政策之向背的試驗，即其是

香服從中央而已。蓋殘餘之封建勢力，亦知口呼和平與統一，但一叩其實現和平統一之方法，則非服從中央而爲反抗中央。如曰：黨事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則和平統一，亦可實現。此其荒謬愚拙，時賢斥之已衆。夫本黨革命之目的，對外在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光榮，對內在造成民權伸張，民生樂利之社會，換言之：即本黨之行動。一依三民主義之昭示，使中國造成一真正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是則黨之與國，須與難離，倘離去中國國民黨而圖起解決國是，勢必求教於已被國人擯斥之帝制遺孽，反動軍閥及共產黨徒等，使重登政治之舞台，再演張勳曹錕及賀龍葉挺等稱亂時代之舊劇，更加人民生活上以慘痛之資料而已！若謂舍此尚有辦法，則除起用楊度等再作一次籌安外，決無滿意之理，惜乎今日之中國，以袁世凱之智之才，尙不能安坐南面，况自僉以下者耶？此說旣已不通，乃反其道而行，曰：禮讓爲國，相借下野，是亦可以促進和平統一之成功。此其以個人權

利地位爲中心之思想，不啻自暴其關門皇帝之面目，蓋中央爲人民之所共有，負中央之職責者，皆爲人民之公僕，個人本身，只有義務可言，絕無權利可享，其服務之當否，惟革命的原則可以判斷，絕非虛僞的禮讓所能相繩，一心爲黨爲國者，已雖欲去，而人民必不容許，毀黨誤國者，雖欲不去，終必爲人民所推翻，至以自身所犯之錯誤，而責革命者同去職守，此種求和平統一之法，真千古未有之奇談也。

吾人試細心體察事實之正面，則知一切違抗中央而侈言和平統一者，無不磨牙礪齒準機以人民之骨血而膏個人之饞吻。蓋封建勢力盤據於中央與人民之間，一方挾中央以剝削地方，一方借地方以脅制中央，故亦假言和平統一，以隱蔽其無法無天之罪惡。吾人欲打破中央與人民間之障礙，非實現真正和平統一不可。今殘餘封建勢力，因見和平統一政策，於彼輩割據地盤，剝削人民之素習有不利，遂迭起反抗而出於叛亂之途。中央爲求貫徹國家與人民利害相同之和平統一政

策，對於隱而未發之一切叛亂，莫不竭誠勸誨，是即謂之止亂；對於已發而不能勸止之叛亂，乃依人民要求，加以討伐，是即謂之戡亂；同時，對於屢次製造叛亂之殘餘封建勢力，無不冀其認清時代之要求，洗心革面，消滅封建思想於無形，是乃謂之弭亂。彼一般封建餘孽，未能切實明瞭人民之環境與願望，斷斷然惟個人權利之是求，且以此妄測負有革命的偉大使命者之胸襟，以爲過去北京軍閥政府統治之時代，一切紛爭，皆緣個人權利而起，若有一紙下野之宣言，即爲脫卸自身之責任，不知今日之政府，乃爲革命之政府，凡服務於革命政府者，其自身之權利自由，即已貢獻於黨國，黨國之任務未了，雖鞠躬盡瘁，所不能辭，況當此列強尙肆紛擾，人民未得解放，奮圖犧牲，猶虞不及，遑言下野？若以身居高位，即可上下在心，是直以國家人民之重託爲兒戲，其不增加紛亂者幾希？由是可知必秉受總理遺教及本黨歷史的使命感者方足與言弭亂，必始終一貫服從黨國命令者始

足以言戡亂，必深知人民痛苦國家危亡之迫切而誠心其圖建設者方足與言止亂。若貌似恭順而內行險詐者均不足與語此。

試翻閱吾國過去數千年之歷史，均不外循環報復，砍殺相尋之記載，其基本原因即在無人能制訂一長治久安推行無敵之主義與政策，即偶有一鱗一爪之卓越見見，終以無共同信仰一致遵從之力量，遂致湮沒無聞。因此凡擁有一部分之武力者，苟知因利乘便，竊持事權，即可稱孤道寡，予智自雄，迨其大願將遂，欲取而代者已伺其側，如是往復，靡有底止。直至近世，本黨總理考鏡世界之趨勢，洞察國民之需求，知個人之不足以言治，閉關之不足以自存，乃集中匡時救國之思想計劃於一個系統之下，而成一偉大的三民主義，集中同具此思想計畫之國民於一個組織之下而成中國國民黨，以黨之力量，策主義之必行，乃有今日之訓政。故中國國民黨之與中國，已成存亡相共之關係，能奉行國民黨之主義，則中國存，否則必仍陷於過去砍殺相

尋之原狀而至於滅亡。是知惟能秉承總理之主義及具有本黨深長之歷史而又始終一貫者，乃可有關於本黨之主張，乃能促其主張必行。苟有對主義無明確之承認，對黨無嚴格之信守，對訓政無努力之決心，對人惟知因利乘便，逢迎取巧，對己不惜朝秦暮楚，二三其德之流，乃顛然妄發無歷史無生命而又不負責任之虛無縹渺的主張，亦惟見其不倫不類不自度量而已。

總之：革命之與封建，絕對不能相容，個人之與中央，亦屬截然兩事。以個人為中心，劫持國有一部分之武力；以盤據地方，剝削人民，漠視國家之安危者，是為封建勢力；受黨之命令，遵從總理之遺教，為國家人民之福利而奮鬥，以自身之權利自由整個貢獻於中央者，最為革命黨員。封建勢力以個人權利而結合，亦以個人權利而解體，故個人之去留，即其命運消長之關鍵。革命黨員依人民願望而工，苟非國亡種滅，革命之任務必不終了，其去其留，不容自主。我

同胞今日之所最需要者，爲革命乎？抑爲封建乎？倘天下均以封建爲有利，即請違抗中央而求和平統一者，速以黃袍加身，南面改元可也。迫薄儀於廢都，返亡清之舊制亦可也。倘以爲列強必須打倒，民族必須獨立，民權必須伸張，民生必須安定，則本黨革命之主張，必須立即遵從，萬不容遲疑瞻顧矣。本黨革命之主張維何？曰和平統一厲行訓政而已。欲保障真正之和平統一，現在軍人必須徹底覺悟，不當再利用人以圖封建，尤不當爲人利用爲封建之工具，絕對擁護中央，成爲人民之藝力，如是則國危可救，民困可蘇，而訓政即得以暢順進行。此一觀悟，不惟可以自贖，亦即可以弭止其餘封建惡勢力之再起，中國雄飛之期，必不在遠。若謂勢無我強，人莫予智，黨紀可以摧殘，國法可以蹂躪，人民可以敲剝，國家可以漠視，妄執邪說，孤行己意，是爲造亂，造亂者爲民賊，我同胞皆可起而撲滅之。

## 封建軍閥決無倖存之理

「爲革命而生，爲革命而死，」乃革命黨員應有之人生觀。「爲革命而戰，戰而至於死，」乃革命軍人求仁得仁之榮譽。吾人捨身與黨，爲黨而犧牲生命以救國救民，死何足惜？至於幸而不死，乃成爲後死者，後死不可偷生，亦應抱犧牲精神，本一貫之精誠，努力於救國救民之工作，以完成本黨歷史之使命。若不此之圖，窺探時機，犯上作亂，而洶洶稱兵於中原，此不但配爲革命軍人，且是舉國之罪人。現今赤俄侵畧於北，日本急進於東，國內叛逆迭起，國難迫於眉睫，稍有愛國心肝者誰敢倒行逆施，再稱兵於中原，以自相戕殺，而予強鄰以壓迫之機會？乃今稱爲革命軍人者，猶有不能澈底覺悟，以爲政可以力取，兵可以威人，捨國難於不顧，視主義如敝屣，不以民心爲從違，而忘逞個人之野心，意圖推翻革命同志所共同建立及擁護之國民政府，此直封建之軍閥耳！封建軍閥，其敗也，可立而待，往事種種，實爲明證：

夫今之妄思爲軍閥者，有能匹儔於袁世凱者乎？袁氏曾握北洋

軍閥之權，踞一國至尊之高位，內霸中原之領域，外仰列強之鼻息，雄威赫赫乃一時之雄也；然終不能敵三民主義革命之潮流，其敗也，如冰山頽，如大廈傾，身死名裂，遺臭萬世。吳佩孚以青衿，而握三軍之令，讀春秋以治兵，末俗稱之有古大將風，征南畧北，到處辟易，名凜一時，作武力統一之夢，以爲大軍十萬，自可郅治中原，庸詎知北伐軍興，稍一接觸，覆沒相繼，今則窮蹙於巴蜀深山之中，豈力之未逮，抑革命潮流之難逆耶？孫傳芳擁五省之地盤，握江左以自固，誠哉開輔千里，坐鎮一方，富有江淮魚鹽之利，食有皖贛粟菽之糧，握文化之江浙，據經濟之上海，宜乎可以略中原而稱孤道寡，延緒業於百世不替，乃竟贛潯一敗而落膽，滬寧再潰而覆師，雖嘗收殘兵，集敗卒，乘唐逆生智之作亂而渡江，然亦不值一擊，如秋風之捲落葉，屍浮滿江矣，誰謂軍閥之力足恃耶？張作霖據東三省富饒之

區，有居高建瓴之勢。在昔元清兩代皆於此爲發跡之地，內則養數十萬雄師，外則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勢力伸佈於幽燕，聲威震動於中外，宜乎指揮師南進，壓五嶺，服湘贛，而振雄圖於宇內，乃一敗於徐州，再敗於冀北，雖率殘兵敗卒退出關東，終竟不免一死，豈軍閥之命運必如是耶？次者桂系軍閥，白崇禧李宗仁黃紹雄等，假革命之美名，培一系之勢力，南則有兩廣，中則有兩湖，北則有平津，財富與鎗械俱足，驕兵與悍將並雄，而狡謀則更甚於吳孫張；乃初則敗北於武漢，繼則覆沒於羊城，雖妄冀死灰復燃，猶作最後之掙扎，然而徒禍閭閻而已，終不免於覆亡也。馮逆玉祥承北洋之餘統，東據河洛，西收穀函，奄有隴陝豫三省之地，擁有久經征戰二十四萬之士卒，積數年之陰謀，而暴發於一旦，理宜師次夏口而下武漢，道出隴海而奪徐州，直趨郟城而掠安慶，而終也不免敗退潼關，奄奄窮促於隴陝一隅，欲實現其陰謀迷夢，豈可得乎？張發

奎素號鐵軍，且嘗受黨之訓練，所謂百戰百勝之師，然而莫辨順逆，亦不免於革命之制裁，唐生智亦嘗爲國府所倚重，然不識革命，僅以身免，他如馮國璋，曹錕，陸榮廷，陳炯明等，皆違反革命之潮流，項背相望，先後敗亡，豈本黨兵精而戰利耶？良以封建事閥之爲全國人心所厭惡痛絕，雖有強師猛將，亦不能不享革命淘汰已耳。

抑有進者，軍閥之所以成軍閥者，以其有封建思想耳！所謂封建思想者，私慾熾而公德泯，因私則兵私，地盤私，政權私，財權私，而形成攘奪割據，分出被疆此界，破壞整個統一之面局，因不公，則恐人之奪己而少人因防奪則豢養私兵，搜刮糧餉，暗購軍械，勾結強隣勢成則目無中央，違反法紀，破壞黨治，進面忘思劫奪中央政權以隸一己勢力範圍之下，不達其所欲，則叛亂起矣。於是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而社會秩序一再受其震盪，昔爲絃誦之地者，今者荒烟草蔓矣；昔爲

屢次櫛比者，今則斷瓦殘垣矣；以致遺村舍墟，滿目淒涼之愁慘世界，令人思之潸然淚下。因是，本黨洞知兵禍之不可以久結，故年來一本和平統一之旨，以羣策羣力，謀社會之安定，而爲凡百建設之母，乃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張發奎等，爲私慾所支配，而昧於國家民族生存之義，禍亂造起，致中央爲平反叛逆，而貽誤訓政建設大業，是豈中央之咎戾，實封建軍閥爲厲之階也。今之爲革命軍人者，應如何認識過去之事實，知封建軍閥決不能再生存於中國，奮勵自惕，勿蹈覆轍；本革命黨員之人生觀，維護革命軍人寶貴之榮譽，以內戰爲可恥，戰競反省，共救此虎視鷹瞵之危局；則我中華民族其庶幾能於國際帝國主義鐵路之下得一生存之道也。若長此不悟，而擁篡比踞尊位，極妻妾供養之奉，宮室之美，而又不足，必欲發揮封建自私之靈性，則覆巢之下，將無完卵，雖幸能身免僉活，亦將貽笑萬邦，爲吾四萬萬同胞之罪人也。

軍閥之所以爲軍閥，其性終不易改。其加入革命隊伍也，不過爲保存實力以圖寄生，而其根深蒂固之封建思想，終有暴露之一日。而其所以如此者；一則傳統思想深入於腦海之中，一則社會制裁力弱，容許軍閥生長。今之一部分貌爲革命軍人者，因受傳統思想之支配，時入於封建軍閥行徑而不自覺。又因社會制裁力弱，失敗後，既無身家之危險，居然作海上寓公，社會不但不恥其人，且從而欽羨之，故不惜暴露其本性，以求一逞，今欲除軍閥之再起，必須剷除軍閥發生之劣根而後可，我謂此語不無相當理由，不過革命首應革心，而本黨之三民主義，乃中國人民革心之良劑，信仰之則封建思想自可除盡。今之掛羊頭賣狗肉之自稱革命者之所以未能除封建思想，而又有暴露軍閥本性者，是未信仰三民主義耳，未信仰三民主義之革命軍人，則以革命爲幌子，而猶是以掠奪爲心也。時機一至，又不能不暴露其本性矣。至於社會制裁力弱，自是造成軍閥之副因，此

爲負責傳工作責任者之分內事，應引爲自勉，積極努力，革命軍人亦應深知正義之所在，而勿自絕於民衆也。總而言之，封建軍閥在今日之中國，只能苟延殘喘於一時，或蠢動之後而覆沒，決不能與三民主義之勢力相抗衡，中國革命至今日，已深值勢力於一般民衆之間，封建軍閥雖極其善變兇猛，亦不能振撼，數十年匯歸之革命中心力量，順革命者生，反革命者死，封建軍閥決無倖存之理，可拭目以俟之，願全國革命軍人勉旃。

.07
.6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L. 10'.